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文成公全書

(一十)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一十)

著仁守王

叢書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二十九

續編四

是卷師作於弘治初年。筮仕之始也。自題其稿曰上國遊。洪葺師錄。自辛已以後文字。釐爲正錄。已前文字。則間採外集。而不全錄者。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多難殷憂。動忍增益。學益徹。則立教益簡易。故一切應酬諸作。多不彙入。是卷已廢閣逸稿中久矣。茲刻續錄。復檢讀之。見師天稟夙悟。如玉出璞。雖未就追琢。而闡闡內光。因嘆師稟夙智。若無學問之全功。則逆其所造。當只止此。使學者智不及師。肯加學問之全功。則其造詣日精。當亦莫禦。若智過於師。而功不及師。則終無所造。自負其質者多矣。乃復取而刻之。俾讀師全錄者。聞道貴得真修。徒恃其質無益也。嘉靖辛酉。德洪百拜識。

鴻泥集序

鴻泥集十有三卷。燕居集八卷。半閒龍先生之作也。其子僉憲君致仁將刻諸梓。而屬其序於守仁曰。斯將來之事也。然吾家君老矣。及見其言之得焉。庶以悅其心。吾子以爲是傳乎。守仁曰。是非所論也。孝子之事親也。求悅其心。志耳目。惟無可致力。無弗盡焉。况其言語文辭。精神之所存。非獨意玩手澤之餘。其

得而忽也。既思永其年，又思永其名。篤愛無已也。將務悅其親，寧是之與論乎？君曰：雖然，吾子言之守仁，曰：是乃所以自盡者，夫必其弗傳也。斯幾於不仁，必其傳之也。斯幾於不知其傳也。屬之己，其傳之弗傳之也。屬之人，姑務其屬之己也。已。君曰：雖然，吾子必言之守仁曰：繪事之詩，不入於風雅，孺子之歌，見稱於孔孟，然則古之人，其可傳而弗傳者多矣。不冀傳而傳之者有矣。抑傳與不傳之間乎？昔馬談之史，其傳也。遷成之班彪之文，其傳也。固述之衛武公老矣，而有抑之戒，蓋有道矣。夫子刪詩，列之大雅，以訓於世。吾聞先生年八十而博學匪懈，不忘乎警惕，又嘗數述六經宋儒之緒論，其於道也，有聞矣。其於言也，足訓矣。致仁又尊顯而張大之，將益興起乎道德，而發揮乎事業。若泉之達，其放諸海，不可限量。是集也。其殆有傳乎？致仁起拜曰：是足以爲家君壽矣。覓也敢忘吾子之規，遂書之爲敍。

澹然子序（有詩）

澹然子四易其號。其始曰凝秀。次曰完齋。又次曰友葵。最後爲澹然子。陽明子南遷，遇於瀟湘之上，而語之故。且屬詩焉。詩而敍之。其言曰：人，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秀也。凝則形而生，散則游而變。道之不凝，雖生猶變。反身而誠，而道凝矣。故首之以凝秀。道凝於己，是爲率性。率性而人道全。斯之謂完。故次之完齋。齋者，盡己之性也。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萬物之性，至於草木，至矣。葵，草木之徵者也。故次之以友葵。友葵，同於物也。內盡於己，而外同乎物，則一矣。一則惘然而天游，混然而神化，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矣。故次之以澹然子終焉。或曰：陽明子之言，倫矣。而非澹然子之意也。澹然之意，玄矣。而非陽明子之言也。陽明子聞之曰：其然，豈其然乎？書之以質於澹然子。澹然子，世所謂滇南趙先生。

者也。詩曰。

兩端妙闔闢。五運無留停。藐然覆載內。真精諒斯凝。雞犬一馳放。散失隨飄零。惺惺日收斂。致曲乃明誠。明誠爲無忝。無忝斯全歸。深淵春冰薄。千鈞一絲微。膚髮尙如此。天命焉可違。參乎吾與爾。免矣幸無虧。人物各有稟。理同氣乃殊。曰殊非有二。一本分澄淤。志氣塞天地。萬物皆吾軀。炯炯傾陽性。葵也吾友于。孰葵孰爲予。友之尙爲二。大化豈容心。繫我亦何意。悠哉澹然子。乘化自來去。澹然匪冥然。勿忘還勿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考功主事楊名父之母張太孺人。以敏慧貞肅爲鄉邑女氏師。凡鄉人稱閭閻之良。必曰張太孺人。而名父亦以孝行聞。苟擬人物有才識行誼。無問知不知。必首曰名父。名父蓋今鄉評士論之公則爾也。今年六月。太孺人壽六十有七。大夫卿士美楊氏母子之賢。以爲難得。舉酒畢賀。於是太孺人之長女若壻。從事於京師。且歸。太孺人一旦欣然治裝。欲與俱南。名父帥妻子從親戚百計以留。太孺人曰。噫。小子無庸爾焉。自爾舉進士。爲令三邑。今爲考功。前後且十有八年。吾能一日去爾哉。爾爲令。吾見爾出入以勞民務。昕夕不遑。而爾無怠容。吾知爾之能勤。然其時監司督於上。或爾有所畏也。見爾之食貧自守。一介不以苟。而以色予養。吾知爾之能廉。然其時方有以賄敗者。或爾有所懲也。見爾毀淫祠。崇正道。禮先賢之後。旌行舉孝。拳拳以風俗爲心。吾知爾能志於正。然其時遠近方以是燻爾。或以是發聞也。自爾入爲部屬。且五年。庶幾得以自由。而爾食忘味。寢忘寐。雞鳴而作。候子寢而出。朝於上。疾風甚雨。雷電晦暝。而未嘗肯以一日休。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勤身。與妻子爲清苦。而澹然以爲樂。交天下之士。而莫有以苞苴饋

遺至予然後信爾之誠於廉。凡交爾而來者予耳其言非文學道義之相資則朝廷之政邊徼之務是謀。靡龔砥礪。惟不及古之人是憂焉。予然後信爾之誠志於正。而非有所色取於其外。吾於是而可以無憂。爾也已。且爾弟亦善養吾老矣。姻族鄉黨之是懷。南歸予樂也。名父踴請不已。太孺人曰。止而獨不聞之。夫煦煦焉飲食供奉以爲孝。而中衡拂之。孰與樂親之心。而志之養乎。名父懼乃不敢請。縉紳士夫聞太孺人之言者。莫不咨嗟歎息。以爲雖古文伯子輿之母何以加是。於是相與倡爲歌詩。以頌太孺人之賢。而嘉名父之能養。某於名父厚也。比而序之。

對菊聯句序

職方南署之前有菊數本。閱歲既稿。李君貽教爲正郎。于時天子居亮闇。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頓窘。戚菊發其故叢。高及於垣。署花盛開且衰。而貽教尙未之知也。一日守仁與黃明甫過貽教。語開軒而望。始見焉。計其時重陽之節。旣去之旬有五日。相與感時物之變衰。歎人事之超忽。發爲歌詩。遂成聯句。鬱然而憂深。悄然而情隱。雖故託辭於觴咏。而沉痛惋悵。終有異乎昔之舉酒花前。劇飲酣歌。陶然而樂者矣。古之人謂菊爲花之隱逸。則菊固惟澗谷巖洞村圃籬落之是宜。而以植之簿書案牘之間。殆亦昔之所謂吏而隱者歟。守仁性僻。而野。嘗思鹿豕木石之羣。貽教與明甫。雖各惟利器。處劇任。而飄然每有煙霞林壑之想。以是人對是菊。又當是地。嗚呼。固宜其重有感也已。

東曹倡和詩序

正德改元之三月。兩廣缺總制大臣。朝議以東南方多事。其選於他日。宜益慎重。於是湖南熊公由兵部

左侍郎且滿九載秩矣。擢左都御史以行。衆皆以兩廣爲東南巨鎮。海外諸蠻夷之所向背。如得人而委之。天子四方之憂可免二焉。雖於資爲屈。而以清德厚望。選重可知矣。然而司馬執兵之樞。居中幹旋。以運制四外。不滋爲重歟。方其初議時。亦有以是言者。慮非不及。而當事者卒以公之節操才望爲辭。謂非公不可。其意實欲因是而出公於外也。於是士論闕然以爲非宜。然已命下無及矣。爲重鎮得賢大臣而撫之。朝議以重舉。而公以德升。物議顧快然而不滿也。衡物之情以行其私。而使人懷不滿焉。非夫忘世避俗之士。不能無憂焉。自命下。暨公之行。曹屬之爲詩以寫其瞻留之情者。凡若干人。以前驅之驟發也。敝而次之。僅十之一。遮公御而投之。庸以寄其私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玄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歛。而陽煦也。予罔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弟彰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

其鄉人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髮無所變。八月甲寅。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所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榮。南濠子以予言致之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獯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

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仕。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窳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赫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性天卷詩序

錫之崇安寺有浮屠淨覺者。扁其居曰性天。因地官秦君國聲而請序於予。予不知淨覺。顧國聲端人也。而淨覺託焉。且嘗避所居以延國聲誦讀其間。此其爲人必有可與言者矣。然性天既非淨覺之所及。而性與天又孔子之所罕言。子貢之所未聞。則吾亦豈易言哉。吾聞浮屠氏以寂滅爲宗。其教務抵於木稿灰死。影絕迹滅之境。以爲空幻。則淨覺所謂性天云者。意如此乎。淨覺既已習聞。而復予請焉。其中必有

願也。吾不可復以此而瀆告之。姑試與淨覺觀於天地之間。以求所謂性與天者而論之。則凡赫然而明。邃然而生。訇然而驚。油然而興。凡蕩前擁後。迎盼而接眸者。何適而非此也哉。今夫水之生也。潤以下。木之生也。植以上。性也。而莫知其然之妙。水與木不與焉。則天也。激之而使行於山顛之上。而反培其末。是豈水與木之性哉。其奔決而仆。天固非其天矣。人之生。入而父子夫婦兄弟。出而君臣長幼朋友。豈非順其性以全其天而已耶。聖人立之以紀綱。行之以禮樂。使天下之過弗及焉者。皆於是乎取中。曰。此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性云耳。不如是。不足以爲人。是謂喪其性而失其天。而况於絕父子屏夫婦。逸而去之耶。吾儒之所謂性與天者。如是而已矣。若曰。性天之流行云。則吾又何敢躡以變淨覺乎哉。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躡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爲焉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觀淨覺之所與。與其所以請。亦豈終惑者邪。既以復國聲之請。遂書於其卷。

送陳懷文尹寧郡序

木之產於鄧林者。無棄材。馬之出於渥洼者。無凡足。非物性之有異。其種類土地使然也。剡溪自昔稱多賢。而陳氏之居剡者。尤爲特盛。其先有諱過者。仕宋爲侍御史。子匡由進士爲少詹士。匡之四世孫聖登進士。判處州。子頤微著作。頤子國光。元進士官大理卿。光姪彥範爲越州路總管。至懷文之兄堯。由鄉進士。掌教濮州。弟璟。蜀府右長史。珂進士。刑曹主事。衣冠文物。輝映後先。豈非人之所謂鄧林渥洼者乎。宜必有瓌奇之材。絕逸之足。干青雲而躡風電者。出乎其間矣。懷文始與予同舉於鄉。望其色而異耳。其言而驚。求其世。則陳氏之產也。曰。嘻。異哉。土地則爾。他時柱廊廟而致千里者。非彼也歟。既而匠石靡經。伯

樂不遇。遂復困寂寞而伏鹽車者十有五年。斯則有司之不明於懷文固無病也。今年赴選銓曹。授尹江西之寧都。夫以懷文合抱之具。此宜無適而不可。顧寧都百里之地。吾恐懷文之驥足有所不展也。然而行遠之邇。登高之卑。自今日始矣。則如予之好於懷文者。於其行能無言乎。贈之詩曰。矯矯千金駿。鬱鬱披雲枝。跑風拖雷電。梁棟惟其宜。寒林棲落日。暮色江天卮。元龍湖海士。客衣風塵緇。牛刀試花縣。鳴琴坐無爲。清濯廬山雲。心事良獨奇。悠悠西江水。別懷諒如斯。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爲潮州刺史。其詩文間亦有述潮之土風物產者。大抵謂潮爲瘴毒崎嶇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則潮蓋亦邊海一窮州耳。今之嶺南諸郡。以饒足稱。則必以潮爲首舉。甚至以爲雖江淮財賦之地。亦且有所不及。豈潮之土地嗇於古而今有所豐。抑退之貶謫之後。其言不無激於不平而有所過也。退之爲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必欲置之死。裴度崔羣輩爲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得爲美地。亦略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要爲有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譬之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爲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而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今重熙累洽之日。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其俗素習於奢逸。而上之人又從而重斂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爲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儉朴而又得守牧如

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掬梳摩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十餘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爲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今年潮知府員缺。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是任。以往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多有聲聞。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於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爲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爲後來者之所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爲有福矣。夫爲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推是以進。他日所成。其又可論。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爲贈者。爲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尙。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闢略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旣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採。搜祕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己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之事。棄廢磨滅之迹。燦然復完。明甫退。

然若無與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十萬於此。至今天下冤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請志書之類者。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己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己。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陵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由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天下一統。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疣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略於此。使後之續志者考而書焉。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從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

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或未必盡皆以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或未必盡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於平時隨事就功。要亦與人無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相去遠甚。然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時。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蕡斥爲柳州司戶。蕡之忠義。旣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其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於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者。范祖禹。張廷堅。孫觀。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不絕。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爲禮義之邦。我皇明重熙累洽。無間邇遐。世和時泰。瘴癘不興。財貨所出。盡於東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今日之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弘治丙辰。柳州知府員缺。內江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綽有能聲。爲縉紳所稱許。不當遠去萬里外。予於邦輔。知我也。亦豈不惜其遠別。願邦輔居地官上。曹著廉聲。有能績。徐速自如。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甚爲邦輔屈。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幾盡白於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日縉紳之期望。豈不美哉。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昔蕭望之爲諫議大夫。天子以望之議論有餘。才任宰相。將觀以郡事。而望之堅欲拾遺左右。後竟出試三輔。至元帝之世。而望之遂稱賢相焉。古之英君。其將任是人也。既已納其言。又必考其行。將欲委以重。則必老其才。所以用無不當。而功無不成。若漢宣者。史稱其綜核名實。蓋亦不爲虛語矣。新昌呂公丕文。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南京兆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諫官試三輔也。是其先後名爵之偶。同於望之。非徒以寵直道而開讜言。固亦微示其意於其間耳。呂公以純篤之學。忠貞之行。自甲辰進士。爲諫官十餘年。其所論於朝。而建明者何如也。致于上而替可否者何如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願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須其大用於他時也。其所以賢而試之。有符於漢宣之於望之。而其所將信而任之。則吾又知其決非彼若而已也。君行矣。既已審上意之所在。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且謂日需其效。以俟庸也。其得無念於斯行乎哉。學士謝公輩與公有同舉同鄉之好。飲以饒之。謂某也宜致以言。予惟君之文學政事。於平常既已信其必然。知言之弗能毫末加也。而超擢之榮。又不屑爲時俗道。若夫名譽之美。期俟之盛。則固君之所宜副。而實諸公飲饒之情也。故比而序之以爲贈。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朝廷褒德顯功。因其子以及其親。斯固人情事理之所宜然。蓋亦所謂忠厚之至也。然舊制京官三載舉。得推恩。而州縣之職。非至於數載之外。屢爲其上官所薦揚。則終不可幸而致。故京官之得推恩。非必其皆有奇績異能者。苟得及乎三載。皆可以坐而有之。州縣之職。非必其皆無奇績異能。苟其人事之不齊。

得於民矣。而不獲乎上。信於己矣。而未孚於人。百有一不如式。則有司皆以例繩之。雖累方岳。欲推恩如其京官之三載者焉。不可得也。夫父母之所以教養其子。而望其榮顯。夫我者。豈有異情哉。人子之所以報於其親。以求樂其心志者。豈有異情哉。及其同爲王臣。而其久近難易。相去懸絕如此。豈不益令人重內而輕外也。夫惟其難若此。其久若此。而後能有所成就。故其教子之榮顯親之志。亦因之而有盛於彼。皆於此見焉。浙之新昌有隱君子曰素菴呂公者。今刑部員外郎中原之父也。自幼有潔操。高其道。不肯爲世用。優游煙壑。專意教其子。使之盡學。夫修己治人之方。凡其所欲爲而不及爲者。皆一以付之。曰。吾不能有補於時。不可使吾子復爲獨善者。學成使之仕。成化庚子。中原遂領鄉薦。與家君實同登焉。甲辰舉進士。出守石州。石故號難治。中原至。卽除舊令之不便於民者。布教條爲約束。以其素所習於家庭者。坐而治之。民皆靡然而從。翕然而起。士夫之騰於議者。部使之揚薦者。曰某廉吏。某勤吏。某才而有能。某賢而多智。必皆於中原是歸焉。有司奉舊典。推原中原厥績所自。而公之所以訓誨其子之功爲大。天子下制褒揚。封公爲奉直大夫。配某氏。封宜人。以寵榮之。鄉士夫皆曰。子爲京職。而能克享褒封者。于今皆爾。此不足甚異。公之教其子。爲其難而獨能易。其獲此。則不可以無賀。於是李君輩皆爲詩歌。而來屬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今夫松柏之拂穹霄而擊車輪也。其始蓋亦必有蔽於蓬蒿。而厄於牛羊。以能有成立。公之先世。自文惠公以來。相業吏治。世濟其美。固宜食報於其後矣。而不食以鍾於公。公之道自足以顯於時矣。而不顯以致於其子。且復根盤節錯。而中爲之處焉。乃有所獲。是豈非所謂積之久而得之難者歟。則其他日所發之宏大。其子之

陟公卿而樹勳業。身享遐齡。以永天祿於無窮。蓋未足以盡也。然則公之可賀者在此。而不專在於彼。某也敢贅言之。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

御史姚君應隆。監察江西道之三年。冢宰考其績有成。以報上。於是天子進君階文林郎。遂下制封君父。坡隣公如君之階。君母某氏爲孺人。及君之配某氏。於是僚友畢賀。謂某尤厚於君。屬之致所以賀之意。某曰。應隆之幼而學之也。坡隣公之所以望之者何。將不在於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已乎。坡隣公之教之。而應隆之所以自期之者何。將不在於顯揚其所生。以不負其所學已乎。然此亦甚難矣。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躡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應隆年二十一。而歌鹿鳴於鄉。明年遂舉進士。由郎官陟司天子耳目。謂非富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不可也。英聲發於新喻。休光著於沛邑。而風裁振於朝署。三年之間。遂得以成績被天子之寵光於其父母。謂非樹功植名。以光大其門閭而顯揚其所生。不可也。坡隣之所望。應隆之所自期。於今日而兩有不負焉。某也請以是爲賀。雖然。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文。惟其實。應隆之所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果足以樹身植名而成其身已乎。外焉而已耳。應隆之所以被寵光於其父母者。果足以爲顯揚其所生而爲事親之實已乎。文焉而已耳。夫子曰。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其身矣。斯之爲中。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斯之謂實。應隆內明而外通。動以古之豪傑自標準。其忠孝大節。皆其素所積蓄。雖隱而不揚。其所以成身而事

親者自若也。况其外與文者又兩盡焉。斯其不益足賀乎。

送紹興修太守序

成化辛丑。予來京師。居長安西街。久之。文選郎修公實來與之隣。其貌頎然以秀。其氣熙然以和。介而不絕物。寬而有分劑。予嘗私語人。以爲此真廊廟器也。旣而以他事外補。不相見者數年。弘治癸丑。公爲武守於蘇。蘇大郡。繁而尙修。機巧而多僞。公至。移修以朴。消僞以誠。勤於職務。日夜不懈。時予趨京。見蘇之士夫。與其民之稱頌之也。於是始知公之不獨有其德器。又能循循吏職。甲寅。移守嘉興。嘉興財賦之地。民苦於兼并。俗殘於武斷。公大鋤強梗。剪其蕪蔓。起嘉良而植之。予見嘉之民歡趨鼓舞。及其士夫之欽崇之也。於是又知公有剛明果決之才。不獨能循循吏事。乃嘆其不可測識。固如此。今年吾郡太守缺。吾郡繁麗不及蘇。而敦朴或過。財賦不若嘉。而淳善則踰。是亦論之通於吳越之間者然。而邇年以來。習與時異。無蘇之繁麗。而亦或有其糜。無嘉之財賦。而亦或效其強。每與士大夫論。輒嘆息興懷。以爲安得如昔之化蘇人者而化之乎。安得如昔之變嘉民者而變之乎。方思公之不可得。而公適以起服來朝。又懼吾郡之不能有公也。而天子適以爲守。士大夫動容相賀。以爲人所祝願。而天必從之意者。郡民之福。亦未艾也。公且行。相與舉杯酒爲八邑之民慶。又不能無懼也。公本廊廟之器。出居於外者十餘年。其爲蘇與嘉。京師之士論旣已惜其歸之太徐。其爲吾郡。能幾月日。且天子之意。與其福一郡。孰與福天下之大也。雖然。公之去蘇與嘉。亦且數年。德澤之流。今未替也。公雖不久於吾郡矣。如其不得公也。則如之何。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膠州張侯宗魯之節推吾郡也。中清而外慎，寬持而肅行，大獲於上下，以平其政刑，三載而績成，是爲弘治十三年。將上塚，大曹吾父老聞侯之有行也，皆出自若耶山谷，問送於錢清江上。侯曰：父老休矣，吾無德政相及，徒勤父老，吾懼且作父老休矣，吾無以堪也。父老曰：明府知斯水之所以爲錢清者乎？昔漢劉公之去吾郡也，吾儕小人之先亦皆出送，各有所贈獻，劉公不忍違先民之意，乃人取一錢，已而投之斯水，因以名焉，所以無忘劉公之清德，且以志吾先民之事。劉公其勤如此也，今明府之行，吾儕小人限於法制，既不敢妄有所贈獻，又不獲奔走服役，致其惓惓之懷，其如先民何？固辭不可，復行數十里始去。三月中旬，侯至於京師，天曹以塚上明日，遂駕以行。鄉先生之仕於朝者，聞之皆出餞，且邀止之曰：侯之遠來，亦既勞止，適有司之不暇，是以未能羞一觴於從者，是何行之速耶？侯俯而謝，復止之曰：侯之勞於吾郡，三年有餘，今者行數千里，無非爲吾民其勤且劬也，事既竣矣，吾黨不得相與爲一日之從容，其如吾民何？侯謝而起，守仁趨而進曰：諸先生毋爲從者淹侯之急於行也，守仁則知之矣。僉曰：謂何？曰：昔者漢郭伋之行部也，與諸童爲歸期，及歸而先一日，遂止于野亭，須期乃入，曰：懼違信於諸兒也。吾聞侯之來也，鄉父老與侯爲歸期矣，而復濡遲於此，以徇一朝之樂，墮其所以期父老者，此侯之所懼而有不容已於急行也，毋爲侯淹，侯起拜曰：正學非敢及此，然敢不求承吾子之教。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爲，惟部屬爲甚，而部屬之中，惟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暫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

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願爲。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陷穽。議者以爲處此而能不撓於理法。不罹於禍敗。則天下無復難爲之事。是固然矣。然吾以爲一有惕於禍敗。則理法未免有時。而或撓。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於禍敗。吾恐聖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訟之大者。莫過於人命。惡之極者。無甚於盜賊。朝廷不忍一民冒極惡之名。而無辜以死也。是俗之論皆然。而壽卿獨以僉事爲樂此。其間夫亦容有所未安。是以寧處其簿與淹者。以求免於過慝。歟。夫知其不安。而不處。過慝之懼。而淹薄是甘焉。是古君子之心也。吾於壽卿之行。請以此爲贈。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者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扇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不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與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

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亦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爲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口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迺悉取而書之廳壁。雖其既亡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尙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爲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爲此者。固亦推己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己也矣。弘治庚申十月望。

重修提牢廳司獄司記

弘治庚申七月。重修提牢廳工畢。又兩越月。而司獄司成。於是餘姚王守仁適以次來提督獄事。六監之吏皆來言曰。惟茲廳若司。建自正統。破敝傾圯。且二十年。其卑淺隘陋。則草創之制。無尤焉矣。是亦豈惟無以凜觀瞻。而嚴法制。將治事者。風雨霜雪之不免。又何暇於職務之舉。而奸細之防哉。然茲部之制。修廢補敗。有主事一人。以專其事。又壞不理。吾儕小人。無得而知之者。獨惟拓隘以廣。易朽以堅。則自吾劉公實始。有是。吾儕目視其成。而身享其逸。劉公之功。不敢忘也。又曰。六監之囚。其罪大惡極。何所不有。作孽造奸。吏數逢其殃。而民徒益其死。獨禁防之不密哉。亦其間容有以生其心。自吾劉公始。出己意。創爲

木閑令不苛而密。奸不弭而消。桎梏可弛。繆綬可無。吾儕得以安枕無事。而囚亦或免於法外之誅。則劉公之功。於是爲大。小人事微而謀窒。無能爲也。敢以布於執事。實重圖之。於是守仁既無以禦其情。又與劉公爲同僚。嫌於私相美譽也。乃謂之曰。吾爲爾記爾所言。書劉公之名姓。使承劉公之後者。益修劉公之職。繼爾輩而居此者。亦無忘劉公之功。則於爾心。其亦已矣。皆應曰。是小人之願也。遂記之。曰。劉君名璉。字廷美。江西鄱陽人也。由弘治癸丑進士。今爲刑部四川司主事云。弘治庚申十月十九日。

黃樓夜濤賦（朱君朝章將復黃樓爲予言其故。夜泊彭城之下。子瞻呼予曰。吾將與子聽黃樓之夜濤乎。覺則夢也。感子瞻之事。作黃樓夜濤賦。）

子瞻與客宴於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於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修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歛掀舞以相雄。觸孤憤於厓石。駕逸氣於長風。爾乃乍闔復關。既橫且縱。撻撻溫溫。洶洶灑灑。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於下浦。激高響於遙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過於呂梁之東矣。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愈走。呼號相反。而復會於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千乘萬騎。霧奔雲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翱翔。而將返於沛宮者乎。於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啓戶。憑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於洲渚。夜氣起於郊壩。而明月固已出於芒碭之峯矣。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爲濤聲也。夫風水之遭於

瀕洞之濱而爲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於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懷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頽於目。櫓霆擊於耳。噴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塗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後見其汪洋涵浴。滂滂汨汨。湃澎掀簸。震蕩潏潏。吁者爲竽。噴者爲篪。作止疾徐。鐘磬祝敵。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嘖者。翕而同者。釋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嚶嚶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於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於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盪吾胸中之壹鬱者乎。而吾亦胡爲而不樂也。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爲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而豈水之能爲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爲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爲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爲上士之妙識矣。子瞻喟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濤之興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將乘一氣以遊於鴻濛兮。夫孰知其所極兮。弘治甲子七月。書于百步洪之養浩軒。

來雨山雪圖賦

昔年大雪會稽山。我時放迹遊其間。巖岫皆失色。崖壑俱改顏。歷高林兮入深巒。銀幢寶纛森圍圜。長矛利戟白齒齒。駭心慄膽如穿虎豹之重關。澗谿埋沒不可辨。長松之杪修竹之下。時聞寒溜擊潺潺。沓嶂連天凝華積鉛。嗟峨嶄削。浩蕩無顛。嶙峋眩耀勢欲倒。溪迴路轉忽然當之。却立仰視不敢前。嵌竇飛瀑

忽然中瀉。冰磴峻嶒。上通天罅。枯藤古葛。倚巖嗽而高掛。如瘦蛟老螭之蟠糾。蛻皮換骨而將化。舉手攀援。足未定。鱗甲紛紛而亂下。側足登龍虬。傾耳俯聽寒籟之颼颼。陸風蹀躞。直際縹緲。恍惚最高之上頭。迺是仙都玉京。中有上帝遨遊之三十六瑤宮。傍有玉妃舞婆娑十二層之瓊樓。下隔人世。知幾許真境。倒照見毛髮。凡骨高寒難久留。劃然長嘯。天花墜空。素屏縞障。坐不厭。琪林珠樹。窺玲瓏。白鹿來飲澗。騎之下千峯。寡猿怨鶴。時一叫。彷彿深谷之底。呼其侶蒼茫之外。爭行蹙陣。排天風。鑑湖萬頃。寒濛濛。雙袖拂開湖上雲。照我鬢眉忽然皓。白成衰翁。手掬湖水洗雙眼。回看羣山萬朵。玉芙蓉。草團蒲。帳青莎。蓬浩歌。夜宿湖水東。夢魂清徹不得寐。乾坤俯仰真在冰壺中。幽朔陰巖地。歲暮常多雪。獨無湖山之勝。使我每每對雪長鬱結。朝回策馬入秋臺。高堂大壁寒崔嵬。恍然昔日之湖山。雙目驚喜三載又一開。誰能縮地法。此景何來石田畫師。我非爾。胸中胡爲亦有此。來君神骨清莫比。此景奇絕酷相似。石田此景非爾不能摸。來君來君非爾不可當。此圖我嘗親遊。此景得其趣。爲君題詩非我其誰乎。

詩

雨霽遊龍山次五松韻

晴日須登獨秀臺。碧山重疊畫圖開。閒心自與澄江老。逸興誰還白髮來。潮入海門舟亂發。風臨松頂鶴雙迴。夜憑虛閣窺星漢。殊覺諸峯近斗魁。

嚴光亭子勝雲臺。雨後高憑遠目開。鄉里正須吾輩在。湖山不負此公來。江邊秋思丹楓盡。霜外緘書白鴈迴。幽朔會傳戈甲散。已聞南檄授渠魁。

雪窗閒臥

夢迴雙闕曙光浮。懶臥茅齋且自由。巷僻料應無客到。景多唯擬作詩酬。千巖積素供開卷。疊嶂迴溪好放舟。破虜玉關真細事。未將吾筆遂輕投。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孔顏心迹皁夔業。落落乾坤無古今。公自平生懷真氣。誰能晚節負初心。獵情老去驚猶在。此樂年來不費尋。矮屋低頭真局促。且從峯頂一高吟。

春晴散步

清晨急雨過林霏。餘點煙稍尙滴衣。隔水霞明桃亂吐。沿溪風暖藥初肥。物情到底能容懶。世事從前且任非。對眼春光唯自領。如誰歌咏月中歸。

又

祇用舞霓裳。巖花自舉觴。古崖松半朽。陽谷草長芳。徑竹穿風磴。雲蘿繡石床。孤吟動梁甫。何處臥龍岡。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復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又

醉後飛觴亂擲梭。起從風竹舞婆娑。疎慵已分投箕穎。事業無勞問保阿。碧水層城來鶴駕。紫雲雙闕笑

金娥搏風自有天池翼。莫倚蓬蒿斥鷃窠。

次張體仁聯句韻

眼底湖山自一方。晚林雲石坐高涼。閒心最覺身多繫。遊興還堪鬢未蒼。樹杪風泉長滴翠。霜前巖菊尙餘芳。秋江畫舫休輕發。忍負良宵燈燭光。

又

山寺幽尋亦惜忙。長松落落水浪浪。深冬平野風煙淡。斜日滄江鷗鷺翔。海內交游唯酒伴。年來蹤跡半僧房。相過未盡青雲話。無奈官程促去航。

又

青林人靜一燈歸。回首諸天隔翠微。千里月明京信遠。百年行樂故人稀。已知造物終難定。唯有煙霞或可依。總爲迂疎多牴牾。此生何忍便脂韋。

題郭詡濂溪圖。郭生作濂溪像。其類與否。吾何從辨之。使無手中一圈。蓋不知其爲誰矣。然筆畫老健超然。自不妨爲名筆。

郭生揮寫最超羣。夢想形容恐未真。霽月光風千古在。當時黃九解傳神。

西湖醉中謾書

湖光瀲灩晴偏好。此語相傳信不誣。景中况有佳賓主。世上更無真畫圖。溪風欲雨吟堤樹。春水新添沒渚蒲。南北雙峯引高興。醉携青竹不須扶。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棘闈秋鎖動經旬。事了驚看白髮新。造作曾無酣蟻句。支離莫作畫蛇人。寸絲擬得長才補。五色兼愁過眼頻。袖手虛堂聽明發。此中豪傑定誰真。

諸君以予白髮之句。試觀予鬢。果見一絲。予作詩。實未嘗知也。謾書一絕識之。忽然相見。尚非時。豈亦殷勤效一絲。總使皓然吾不恨。此心還有爾能知。

遊泰山

飛湍下雲窟。千尺瀉高寒。昨向山中見。真如畫裏看。松風吹短鬢。霜氣肅羣巒。好記相從地。秋深十八盤。

雪巖次蘇穎濱韻

客途亦幽尋。窈窕穿谷底。塵土填胸臆。到此方一洗。仰視劍戟鋒。巒峩類有泚。俯窺蛟龍窟。匍匐首如稽。絕境固靈祕。茲遊實天啓。梵宇遍巖壑。齋牙相角觝。山僧出延客。經營設酒醴。道引入雲霧。峻陟歷堂陛。石田唯種椒。晚炊仍有米。張燈坐小軒。矮榻便倦體。清遊感疇昔。陳李兩昆弟。侵晨訪舊跡。古碣埋荒蕘。試諸生有作。

醉後相看眼倍明。絕憐詩骨逼人情。菁莪見辱真慚我。膠漆常存底用盟。滄海浮雲悲絕域。碧山秋月動新情。憂時謾作中宵坐。共聽蕭蕭落木聲。

再試諸生

草堂深酌坐寒更。蠟炬煙消落絳英。旅况最憐文作會。客心聊喜困還亨。春回馬帳慚桃李。花滿田家憶

紫荆世事浮雲堪一笑。百年持此竟何成。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高樓六月自生寒。杳嶂迴峯擁碧闌。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閒官。幽花傍晚煙初暝。深樹新晴雨未乾。極目海天家萬里。風塵關塞欲歸難。

再試諸生用唐韻

天涯猶未隔年回。何處嚴光有釣臺。樽酒可憐人獨遠。封書空有鴈飛來。漸驚雪色頭顱改。莫漫風情笑口開。遙想陽明舊詩石。春來應自長莓苔。

次韻陸文順僉憲

春王正月十七日。薄暮甚雨雷電風。捲我茅堂豈足念。傷茲歲事難爲功。金滕秋日亦已異。魯史冬月將無同。老臣正憂元氣泄。中夜起坐心忡忡。

太子橋

乍寒乍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樹裏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陰漸滿川。欲把橋名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與胡少參小集

細雨初晴蠖蝻飛。小亭花竹晚涼微。後期客到停杯久。遠道春來得信稀。翰墨多憑消旅况。道心無賴入禪機。何時喜遂風泉賞。甘作山中一白衣。

再用前韻賦鸚鵡

低垂猶憶隴西飛。金鎖長羈念力微。祇爲能言離土遠。可憐折翼歎羣稀。春林羞比黃鸝巧。晴渚思忘白鳥機。千古正平名正賦。風塵誰與惜毛衣。

送客過二橋

下馬溪邊偶共行。好山當面正如屏。不緣送客何因到。還喜門人伴獨醒。小洞巧容危膝坐。清泉不厭洗心聽。經過轉眼俱陳迹。多少高厓漫勒銘。

復用杜韻一首

濯纓何處有清流。三月尋幽始得幽。送客正逢催驛騎。笑人且復任沙鷗。厓傍石偃門雙啓。洞口蘿垂箔半鈎。淡我平生無一好。獨於泉石尙多求。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是日因送客後期。小詩寫懷。

郊園隔宿有幽期。送客三橋故遲。樽酒定應須我久。諸君且莫向人疑。同遊更憶春前日。歸醉先拚日暮時。卻笑相望才咫尺。無因走馬送新詩。

自欲探幽肯後期。若爲塵事故能遲。緩歸已受山童促。久坐翻令溪鳥疑。竹裏清醅應幾酌。水邊相候定多時。臨風無限停雲思。回首空歌伐木詩。

三橋客散赴前期。縱轡還嫌馬足遲。好鳥花間先報語。浮雲山頂尙堪疑。曾傳江閣邀賓句。頗似離邊送酒時。便與諸公須痛飲。日斜潦倒更題詩。

待諸友不至

花間望眼欲崇朝。何事諸君迹尙遙。自處豈宜同俗駕。相期不獨醉春瓢。忘形爾我雖多缺。義重師生可待招。自是清遊須秉燭。莫將風雨負良宵。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喜諸生偕集。偶用唐韻。

古洞閒來日日遊。山中宰相勝封侯。絕糧每自嗟尼父。慍見遠時有仲由。雲裏高厓微入暑。石間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國懷諸友。寬夢還須到水頭。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天際層樓樹杪開。夕陽下見鳥飛回。城隅碧水光連座。檻外青山翠作堆。頗恨眼前離別近。惟餘他日夢寬來。新詩好記同遊處。長掃溪南舊釣臺。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蹊路高低入亂山。諸賢相送愧間關。溪雲壓帽兼愁重。峯雪吹衣着鬢斑。花燭夜堂還共語。桂枝秋殿聽躋攀。躋攀之說甚陋。聊取其對偶耳。相思不用勤書札。別後吾言在訂頑。

雪滿山城入暮天。歸心別意兩茫然。及門真愧從陳日。微服還思過宋年。樽酒無因同歲晚。絨書有鴈寄春前。莫辭秉燭通宵坐。明日相思隔隴煙。

贈陳宗魯

學文須學古。脫俗去陳言。譬若千丈木。勿爲藤蔓纏。又如崑崙派。一瀉成大川。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異焉。子才良可進。望汝師聖賢。學文乃餘事。聊云子所偏。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萬峯攢簇高連天。貴陽久客經卅年。思親謾想斑衣舞。寄友空歌伐木篇。短鬢蕭疎夜中老。急管哀絲爲誰好。歛翼樊籠恨已遲。奮翮雲霄苦不早。緬懷冥寂巖中人。蘿衣蒞佩芙蓉巾。黃精紫芝滿山谷。採石不愁倉菌貧。清溪常伴明月夜。小洞自報梅花春。高閒豈說商山皓。綽約真如藐姑神。封書遠寄貴陽客。胡不來歸浪相憶。記取青松澗底枝。莫學楊花滿阡陌。

題施總兵所翁龍

君不見所翁所畫龍。雖畫兩目不點瞳。曾聞弟子誤落筆。卽時雷雨飛騰空。運精入神奪元化。淺夫未識徒驚詫。操蛇移山律回陽。世間不獨所翁畫。高堂四壁生風雲。黑雷紫電白晝昏。山崩谷陷屋瓦震。雨聲如瀉長平軍。頭角崢嶸幾千丈。倏忽神靈露乾象。小臣正抱烏號思。一墮胡髯不可上。視久眩定凝心神。生綃漠漠開嶙峋。乃知所翁遺筆迹。當年爲寫蒼龍真。只今旱劇枯原野。萬國蒼生望霑灑。憑誰拈筆點雙睛。一作甘霖遍天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德洪昔哀次師文嘗先刻奏疏公移凡二十卷名曰別錄爲師征濠之功未明於天下也既後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沈子啓原冲年卽有志師學搜獵遺文若干篇錄公移所遺者類爲四卷名曰三征公移逸稿將增刻文錄續編用以補其所未備也出以示余余讀而嘆曰吾師學敦大源故發諸政事瀾湧川決千態萬狀時出而無窮是稿皆據案批答平常說去殊不經意而仁愛自足以淪人心髓思慮自足以徹人機智文章又足以鼓舞天下之心若金沙玉屑散落人世人自不能棄之又奚病於繁耶乃爲條揭其綱以遺之使讀者卽吾師應感之陳跡可以推見性道之淵微云

隆慶庚午八月朔日德洪百拜識

南贛公移（凡三十三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正德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將各縣民快操練教習頗成看得事苟庇民豈吝小費功有實效何恤浮言叅據呈詞區畫允當仰該道依擬施行再照兵不在多惟貴精練事欲可久尤須簡嚴所募打手等項更宜逐一校閱必皆技藝絕倫驍勇出衆因能別隊量材分等使將有餘勇兵有餘資庶平居不致於冗食臨難可免於敗師批呈繳

批漳南道進勳呈（十一月二十六日）

據兵備僉事胡璉呈盧溪等洞賊首詹師富等勢甚猖獗備將畫圖貼說待期攻勦看得兵難遙度事貴乘時今打手民快等兵既已募集仰該道上緊密切相機勦撲惟在殲軋渠魁毋致橫加平善其大舉夾攻行詳議呈繳

教習騎射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

看得五兵之用弓矢爲先南方之技騎射所短最宜習演以脩長技今南贛諸處軍兵所操弓矢類皆脆弱十步之外不穿魯縞以是禦敵真同兒戲訪得福建省城弓矢頗勝他處合行選取爲此牌仰福建漳南道轉行福建都司選取精巧習慣弓兵四名該道量給口糧脚夫送赴軍門成造弓矢事完仍發原伍着役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六月初十日）

據知府季敷呈各巢賊黨衆多本府兵力寡弱乞添兵協勦該嶺北道議將南康二班賴養介兵撥補縣丞舒富興國謝庄兵等都張英才兵撥補馮廷瑞統領其本府仍用添兵營策應及行該府起立軍營二

處聽候官兵到彼安插。其南康上猶二縣俱該一體起立回報。看得賴養介謝庄張英才所統。准令與峯山雙秀等兵更補。預建營房。議尤適當。卽行該府議行。務要地勢雄壯。溝塹深高。雖係一時之謀。亦爲可久之計。看得南安上猶所聚兵衆。每處不下二千。防遏勦襲。略已足用。各官猶以兵少爲辭。不能運謀出奇。亦已可見。今可行令各官分部原領各兵。一意防遏。另調坎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來春統領。往屯南安。又調良字營一千二百人。令指揮姚璽統領。往屯上猶。二營人馬專以相機勦襲爲事。聲東擊西。務使蹤跡靡定。條聚復散。每念變態無常。該道卽將該去各兵查給口糧。二十四日巳時起營前去。仍行該府縣官務要協力同心。相爲犄角之勢。共成夾勦之功。呈繳。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六月二十六日）

批兵備副使楊璋呈稱。訪得前項賊徒。俱被逃往橫水桶岡大巢屯聚。所平巢穴。未免復來。營給合行知府季黻統領巽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大庾縣賊巢。縣丞舒富仍統震字營兵一千二百名。防遏上猶南康二縣賊巢。看得各巢賊黨。雖已潰散。計其勢窮食絕。必將復出。剽虜所議防遏事理。照議施行。仍行縣丞舒富務要在於賊巢總會處。所屯箭多。遣乖覺鄉導。分路爪緝。探知賊徒將出。卽便設伏擒勦。務竭忠誠。以副委任。毋得虛文粉飾。此後但有推奸坐視。定行治以軍法。再照前項賊徒。今皆聚於橫水桶岡。若遣重兵直搗其地。示以必攻之勢。彼將團結自守。不暇勢必不敢分衆出掠。不過旬餘。兩巢之賊。可以坐取。仍仰該道密議直搗方略。呈來定奪。呈繳。

批漳南道給由呈（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胡璉呈給由事。看得本官才器充達。執履堅方。始因軍機重務。以致考滿過期。今盜賊既靖。合准給由。但久安之圖。尙切資於經理。招撫之衆。方有待於緝綏。仰本官給由事畢。即便作急回任。勿爲桑梓之遲。有孤閭閻之望。呈繳。

批兵備道獎勵官兵呈（七月初一日）

據副使楊璋呈。據知府季敷等依奉本院方略。攻破禾沙石路坑等巢一十九處。擒斬首從賊人陳曰能。鍾明貴。唐洪衆。及殺燒死賊從。俘獲賊屬。奪獲馬牛。騾羊。器械等項。爲照各賊肆毒無厭。名號不軌。若使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副使楊璋。乃能先事運謀。潛行勦襲。一夕之間。攻破巢穴。撲燎原之火於方燃。障潰岸之波於已決。知府季敷。指揮馮翔等。親領兵衆。屢挫賊鋒。相應獎勵。以旌功能。其各營將士。俱能用命効力。奮勇擒斬。亦合一體賞勞。爲此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後開禮物。及將發去銀牌羊酒。就委府衛掌印官備用。綵亭鼓樂。迎送各官。用旌勦襲之功。以明獎勵之典。仍將發去賞功銀兩。照名給賞。其陣亡射傷兵夫。亦各查給優恤。各官務要益竭忠貞。協謀并勇。大作三軍之氣。共收萬全之功。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七月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題云云。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去後。今准前因。除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另行外。所據領兵等官。俱在得人。必須先委。訪得九江府知府汪隸。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久習軍旅。惠州府知府陳祥。器度深沉。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戢。近征大傘等處。獨統率新

民奮勇當先。功勞尤著。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鸞。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素有才名。堪以領兵。但事干各府各官之中。或有違抗。推託臨期。必致誤事。除具本題請。但有不遵約束。許以軍法從事。合就通行知會。爲此仰抄案回府。卽行本官密切整備衣裝。及將上杭縣義官李福英名下打手。再行揀選。務要驍勇精悍者一千名。給與資裝器械。聽候命下。另有公文至日。卽便不分星夜。兼程前進軍門。以憑調用施行。

夾攻防守咨（十月）

准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咨云云。看得龍泉一縣。與上猶縣諸巢接壤。將來三省夾攻。使龍泉所守不固。則吉安屬縣俱被騷擾。必須大兵一哨。就從此路進剿。方可止賊奔衝。已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備行所屬龍泉萬安太和等縣。永新安福等所。精選民間打手。或在官機兵。共二千名。編成隊伍。督同知縣陳允諧等分統。俱赴龍泉縣屯筭。該縣鄉夫。卽日起集。守把隘口。聽候刻期夾剿外。今准前因。合就咨報。爲此備由移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十月初十日）

案照先經行仰該道守巡官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住筭。聽候各哨官兵至日。卽便催督進勦去後。今照領兵等官已該本院坐委。合行分投催督。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催督各哨官兵。遵照方略。依期星夜直抵巢穴。務將前賊掃蕩撲滅。以靖地方。毋遺芽蘖。致貽後患。本官仍行各官詳察地里險易。相度機宜。慎重行事。毋得輕率寡謀。及逗遛退縮。致誤事機。定行軍法從事。軍中未盡事宜。亦聽隨機應變施行。仍

呈本院知會俱毋違錯。

刻期會勦咨（十月二十一日）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咨議照會勦事情。已該兵部議奉欽依。刻期於九月中進兵。職等督理兵糧。粗有次第。近因楊總兵病故。又爲兩廣路遠。約會頗難。只得改期十月初旬。衡州取齊。聽候分哨會兵。具題及差官約會進勦。卽今所調漢土官兵。不旬日間俱集。若令住筭候。至閏十二月方行會勦。非惟糧餉不敷。亦恐地方騷擾。况賊情狡詐。必致乘虛奔逸。除移文兩廣總鎮軍門查照。作急會議。一面嚴督布守官兵。謹把賊路。防其奔逸。一面督發兵糧。委官分哨。相機策應勦殺外。備咨貴職查照事理。至期督發各哨夾勦。仍希由咨報等因。案照先爲緊急軍務事。本職看得進攻次第。江西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其長流左溪橫水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時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勦撲。候貴治之兵齊集。夾攻桶岡。又經移咨貴職外。續據縣丞舒富等呈稱。各羣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欲奔桶岡。集衆拒戰。戰而不勝。奔入范陽大山。乞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領兵知府邢洵等指受方略。刻期於十月十二日子時發兵進攻。本院卽日進屯。親臨南康督戰。遂破橫水左溪等巢。但賊首未獲。方行各哨追襲。今准前因。照得江西兵糧粗已齊集。及照十一月初一日之期。亦已不遠。除行兵備等官監督各哨。一面分投追襲未獲賊徒。一面行令。務在十一月初一日。移兵徑趨桶岡等處。分布夾攻。不許後期誤事。及行兵備副使楊璋移文叅將史春知會外。爲此合咨前去。煩請貴院查照。早爲督發。切勿後時。

橫水建立營場牌（十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場。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寧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場一所。周圍先豎木柵。逐旋脩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住箭以憑。委官留兵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完工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卽時應付。毋得遲遠誤事。

搜扒殘寇咨（十一月十一日）

據知府邢珣唐淳會呈。各職近奉本院調發。於本年十一月初一日。依湖廣刻期。夾攻桶岡諸巢。遵依攻破茶寮等處。擒斬賊黨已盡。見今各兵四散搜扒。無賊可捕。訪得官兵未進之先。各賊帶領家屬逃往桂東縣連界大山藏躲。及將捕獲賊人黃順等備細研審相同。但今彼處官兵未見前來。若不移文催督。誠恐先遁各賊。乘虛在彼奔竄。各營官兵難於過境搜扒。呈乞照詳等因。到院查卷。先爲前事。已經通行湖廣江西廣東三省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調集官軍。把截夾攻。及嚴督府衛所州縣等官。起集兵快鄉夫。各於賊行要路。晝夜把截。若賊奔遁。即便相機擒捕。去後。今據前因。照得桶岡賊徒陸續潛逃。所據守隘等官未暇叅究。但今各賊久在彼處藏躲。若不速行搜扒。將來大兵旣撤。諸賊必將復歸桶岡。重貽後患。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原調官兵。量摘三四千。前來桂東連界大山。逐一搜扒。必使果無噍類。然後班師。庶

幾一勞永逸。而彼此兩無遺憾。及請戒令各兵止於連界大山搜扒。不得過境深入。尤爲地方之幸。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據知府陳祥申給由事。看得知府陳祥政著循良。才堪統馭。近因興師之舉。且遲考績之行。今本官親從本院征勦叛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巢穴悉皆掃平。地方已就寧靖。既喜奏功於露布。允宜上最於天曹。除賞功之典。另行外。仰該府即便照例起送給由。申繳。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三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王大用呈。河源朱峒吳天王曹總兵鄧都督等一十三圍。并上下二山。共有先鋒三千餘兵。五府六部俱全。聲言起城立殿。勢誠猖獗。看得所呈各賊聚衆三千。設官僭號。卽其事勢亦豈一朝一夕之故。而各該府縣等官。前此曾無一言申報。據法卽合拏究。但稱所呈亦據傳聞。未委虛的。又慮萬一果如所呈。各該官吏正在緊關勦截之際。姑且俱未叅提。仰該道再行查勘的實。果如前情。卽使一面嚴督各該官司加謹防遏。一面議處機宜。或移夾勦之回師。或促候調之狼卒。度量緩急。相機而行。如其事未猖揚。情猶可撫。亦要周防安插。區處得宜。俱仰火速具由呈來。以憑議奏。仍呈總督巡按等衙門。共同計議施行。呈繳。

批贛州府賑濟呈（四月二十八日）

據贛州府呈。本府贛縣等七縣。將在倉稻谷糶銀賑濟。看得兵革之餘。民困未蘇。加以雨水爲災。農務多廢。雖將來之患。固宜擇卽預防。而目前之急。亦須酌量賑濟。據該府所申計處得宜。合行各縣照議施行。

仍仰各掌印官務須嚴禁富豪之規利。痛革奸吏之夤緣。庶官府不爲虛文之應。而貧民果沾實惠之及。各具由回報申繳。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五月十五日）

據副使楊璋呈。所屬府衛縣城垣倒塌數多。而石城一縣尤甚。應該估計脩理。合委知府季敷那珣不妨。府事督脩本府城垣。龍南縣署印推官危壽興。國縣知縣黃泗瑞。金縣知縣鮑珉。各委督脩本縣城垣。惟石城縣知縣林順柔。儒無爲。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脩。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修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該道卽行各該承委官員查照。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呈繳。

查訪各屬賢否牌（六月十九日）

節該欽奉勅諭。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脩舉者。量加獎勵。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欽此。欽遵。切照常職。撫臨贛州等處。向因親勦羣賊。多在軍前。所據大小衙門官員中間。志行之賢否。政務之脩廢。類皆未暇采訪。擬合通行查報。爲此除布按二司本院自行詢訪外。牌仰本道官吏。卽便從公查訪。所屬軍衛有司官員。要見某官廉勤公謹。某官貪婪畏縮。某官罷軟無爲。某官峻刑酷暴。備細開造小冊。就於前件下填註。印封密切。馬上差人齎報。以憑覆奏。躑陟拿問。施行毋得循情查報不公。致有物議。自取叅究。仍行本道各將掌印佐貳等官。年甲籍貫到任年月日期。亦開前件。

揭帖一本。印信各令差人齎報。不得稽遲。

一仰廣東守巡嶺東嶺南道福建守巡漳南道湖廣守巡上湖南道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六月二十八日）

照得上杭河稅原係本院欽奉敕諭軍馬錢糧徑自便宜區畫事理專爲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分毫不許擅自動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牌仰該道官吏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由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概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漁之姦。具依准繳牌。

禁約驛遞牌（七月初一日）

照得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即送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奸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卽因盜賊猖獗。屢出勦平。尙未清查。訪得近來多有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爲二。三名者。或改紅船爲站船者。或改口糧爲廩給者。或改下等馬爲中等上等馬者。或該有司支應而資緣驛遞應付者。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識。求買關文。詐僞百端。若不掛號清查。非惟奸人得計。抑且有乖事體。爲此牌仰本驛所官吏。卽便印鉛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騰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定行拿問。贓罪決不輕貸。仍仰今後差撥舡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拿問。仍行嶺北道一體查照施行。

申明便宜敕諭（七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敕廣東清遠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全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逐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奉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查處未免有誤軍機爲此仰抄案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調集兵糧聽候剋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通行查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某處賊巢連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辦住筭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由馬上差人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敕諭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犒賞新民牌（七月二十八日）

據招撫新民張仲全陳順珠等呈解擒斬賊首池滿仔屠天佑等八名顆到院爲照張仲全等始能脫離惡黨誠心向善已爲可取又能擒斬叛賊立功報効卽其忠勇尤足嘉尙所據張仲全合陞授以百長陳順珠合陞爲總甲各給銀牌以酬其功其兵衆三百餘人皆能齊心協力擒捕叛賊俱合犒賞爲此牌差

百戶周芳前去龍南縣着落當該官吏。卽將齋去銀牌給與張仲全陳順珠牛酒及賞功銀兩照數給與。部下有功兵衆仍仰督同張仲全等整束部下兵衆會同王受鄭志高等并力夾勦殘賊務要盡數搜擒。照例從重給賞。其屠天祐手下走散兵夫原由牽引哄誘皆可免死仍仰張仲全遣人告諭。但能悔惡來歸仍與安插。或能擒斬同夥歸投者准其贖罪仍與給賞各役俱聽推官危壽等節制調度務要竭忠盡力愈加奮勇期收全功以圖報稱。

行嶺北等道議處兵餉（八月十四日）

節該欽奉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欽此。欽遵照得近因夾勦上猶桶岡等賊糧餉無措當時仰賴朝廷威德兩月之間偶速克捷不然必致缺乏今各巢雖已掃定而遺黨竄伏難保必無况廣東後山等處方議征勦萬一奔決過境調兵遏勦糧餉爲先查得見行措置軍餉以防民患事例今後江西南贛等府有兵備去處各該軍衛有司所問囚犯審有家道頗可者不拘笞杖徒流并雜犯死罪各照做工年月每日折收工價銀一分送府收貯以備巡撫衙門軍情緩急之用雖有別項公務不得擅支仍要按季申報合干上司以憑稽考等因照得近來官吏因循不行查照概將問追工價等銀俱稱類解買穀遂致軍餉無備甚屬故違具訪前項銀兩埋沒侵漁甚衆今姑未查究再行申明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并行南贛二府衛所縣今後奉到問理等項笞杖徒流雜犯斬絞罪除有力納米照舊外其家道頗可者俱要查照先行事例折納工價俱收貯該府以備本院軍情緩急敢有故違者定行叅以賊罪決不輕貸仍仰各置文簿二扇按季循環開報查考毋致隱匿仍呈撫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八月二十一日）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爲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帽子峯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歲荼毒生靈。况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由。庶足以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強。必藉狼兵。可以搗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害相伴。况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卽徑自呈請該省總督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選委謀勇官督同府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運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筭。勿令張揚。候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併擊合勦。合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俱已齊備。仰卽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戰。或差官齎執令旗。分督進勦。其各賊奔遁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違。致有失誤。國典具存。決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或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優禮謫官牌（十一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奉命提督軍務。征勦四省盜賊。深慮才微責重。懼無以仰稱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謀略。訪得潮

州府三河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爲此牌仰該府照牌事理措辦羊酒禮幣差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例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先具依准及禮過緣由繳牌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十二月初三日）

據兵備僉事周期雍呈深田牛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署都指揮僉事侯汧暫且住劄南韶設法擒捕候軍堡已完行令遵照欽奉敕諭前往武平縣駐劄看得所呈深田等處盜賊日漸猖熾各該巡捕等官因循坐視致令滋蔓俱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不過二三十人勢分力弱恐亦不足以振軍威而扼賊勢仰該道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果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各該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往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該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去處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勢并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遙度該道仍須計審詳議一面呈報務求至當亦無苟從再照前項地方盜賊日盛備禦未立准議暫委守備侯汧前往南韶住劄嚴勦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仍舊還歸武平住劄該道照議批呈事理即便備行本官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再申明三省敕諭（十一月十二日）

節該欽奉敕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湖廣郴衡地方徭賊不乘時處置抑恐遺孽復滋重貽後患乞要推舉撫治憲臣一員前去會同湖廣廣東江西鎮巡三司等官相度事宜或設添衛所縣治或置立屯戍屯堡或仍敕爾每年春夏在南贛等處秋冬在郴衡等處住劄整理庶幾委任專一有備無患等因該部議謂宜如所奏施行今特敕爾親詣郴衡等處地方照依周文熙所奏并查照御史王度唐濂及僉事顧英等建言事理從長議處定立長治久安之法應施行者徑自會同各該鎮巡等官從長施行事體重大者奏請定奪爾爲風憲大臣受茲委託尤宜廣詢博訪擇善而行務使盜息民安地方有賴欽此欽遵卷查先准兵部咨爲圖議邊方後患事該兵科給事中周文熙奏該本部覆題已經案仰湖廣都布按三司卽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各詣郴桂衡州等處督同各該掌印等官相度山川險易之勢諮訪賊情起伏之由查照各官建言事理從長議處方略要見某處可以開建縣治某處相應添設衛所某處營堡宜修某處道路宜開備詢高年有識務宜土俗民情如或開建添設等項有勞於民無補於事亦要明白聲說毋拘成議附和雷同別有防奸禦患長策俱要備細呈奪毋憚改作仰惟朝廷采納羣策非徒苟爲文具諒在各官協心承委決無了塞公移務竭保民安土之謀共圖久安長治之策應施行者就便具由呈來以憑會議施行若有事體重大該具奏者亦卽呈來奏請定奪去後今奉前因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查照欽遵作急議報施行毋得稽違仍行鎮守巡撫總督總鎮巡按衙門知會

批贛州府給由呈（十二月二十五日）

據知府邢珣申給由事。照得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况地方盜賊雖平。瘡痍未起。仰行本官照舊支俸。益弘永圖。苟有善可及民。何厭久於其道。徵疾已痊。即起視事。給由一節。六年并考。申繳。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訪得南贛巡捕軍職官員有名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時策應。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充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鋪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往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刻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贓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間。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即便裁革。一應地方事宜。俱令府縣捕盜等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宜。該道再行議處呈奪。仍候考選之日。備呈鎮巡等衙門查照知會。

遵奉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五月二十七日）

准兵部咨云。查得先准本部咨。題奉欽依。備行前來。已經案仰福建都布按三司。并行所屬一體欽遵。仍查各該府縣衛所。每年額徵各項秋屯糧米各計若干。中間起運。每石折銀若干。魚課折銀若干。存留數內。應否輸納本色折收銀兩。見今小民拖欠者已徵若干。未徵若干。有無已徵捏作未徵。其各衛所軍士該支月糧。某衛所若干。不見今某衛所已缺支若干。月共該補給米若干石。起運秋屯糧米。要查是何

年月奉何事例分派某府衛所解京。今經幾年。是否已爲定例。設若存留。必須先查各屬官吏師生旗軍人等歲用錢糧大約共計若干。有無足勾。及查該司并各府州縣見貯庫內銀兩某項共計若干。中間可以借支。俟後追補。如是扣算不敷。應否將前起運存留。并查汀漳二府用兵之時所用糧餉。係何項錢糧。曾否將官軍月糧借糶。務要備查明白。具由差人馬上齎報。一面會同三司掌印守巡各官將一應利弊相應興革者。逐一查議停當。俟本院撫臨之日呈奪去後。今准前因。合再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掌印并各道守巡等官。公同本院委官。速將前項事情再加用心查議。務要事體穩當。以便經久明白。具由開呈。以憑會處。中間若有未盡事宜。亦就查議呈奪。毋得虛應故事。苟且目前。復遺後患。罪有所歸。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五月三十日）

准兵部咨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爲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准兵部咨。該本院題備。由早報及移咨到院。案候間。今准前因。爲照添設縣所。查虛更夫。并設屯堡置巡司等項事宜。俱奉有成命。况皆經巡撫衙門悉心區畫。各已慮無遺策。豈能別有議處。惟稱分割乳源樂昌二縣里分節行廣東該道會勘未報。尙恐兩省各官未免互分彼此。不肯協和成事。必須貴院不憚一行親臨其地。約會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而會一處。庶幾兩省之事。可以一言而決。及照建立三屯。摘發湖廣各衛所官軍協同巡檢弓兵守把一節。以今事勢而論。亦爲久長之防。但訪得各衛所官軍。皆有安土重遷之懷。無故摘撥。必致奏告推搪。非惟無補於防禦。兼且徒益於紛擾。似須更爲一處。必使人情樂從。庶幾事功易集。本職見奉朝命前往福建巡視地方。處置軍人作亂事情。不日啓行。必須遵照勅旨。候事完回日。

方可親詣郴衡地方。面會貴院議處。但恐曠日彌久。行事益遲。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先爲查處施行。

督責哨官牌（六月初七日）

照得本院見往福建公幹。所有調來贛州教場操備寧都等縣兵快。雖分四哨管領。已有定規。惟恐本院遠出。因而懈怠。廢弛頭目人等。亦或受財放逃。必須委官管領操備。爲此仰千百戶孫裕等各照軍門原分哨分。用心管領。不時操練。務使行伍整肅。武藝精通。中間若有拒頑不聽約束者。輕則量情責治。重則論以軍法。斷處。其各兵快義官百長人等口糧。各照近日減去五分則例。每月人各二錢。義官百長各三錢五分。總小甲各二錢五分。俱仰前去贛州府支給。亦不許冒名頂替關支。查訪得出。定行追給還官。仍問重罪發落。承委各官。務稱委託。不得假此生奸擾害。未便。

委分巡巔北道暫管地方事（六月初六日）

據副使楊璋呈奉兵部劄付題稱福建軍人作亂事情。請勅提督南贛等處軍務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等處地方事情。合行兵備副使楊璋暫且代替管理。一應緊急賊情。悉聽楊璋徑自從宜施行。不許失誤。候處置福建事寧之日。照舊等因。題奉欽依。備由劄仰欽遵外。今照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合就通行呈詳等因。看得本官旣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往福建公幹。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經案仰江西按察司速委風力老成堂上官一員。毋分星夜。前赴該道。暫且管理。去後。今照前因。爲照本院已奉勅書的。於本月初九日啓行。但分巡該道官員未至。所有各處遞報一應公文。多係地方事務。若待議置。停當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合行處置。爲此仰抄案回府。凡遇各該官

司齋到一應公文除地方賊情重事俱仰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地方盜息民安繳報批申呈詞招由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齋本院仍仰作急備行該道查照施行俱毋違錯

思田公移（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先據領兵參政等官龍誥等稟稱湖兵已至已經行令相機行事去後近訪得各兵已入深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爲此牌仰統兵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照舊任提督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叅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尙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爲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俱毋違錯仍行提督總鎮總兵及巡按等衙門知會務在進退合宜不得輕忽誤事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十一月十二日）

牌仰韶州南雄府當該官吏卽於該府地方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武藝驍勇膽力之士超羣出衆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毋得遲違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看得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况公論自明。物情已覩。本官素有學術涵養。正宜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豈可託疾辭歸。以求申其憤激。此繳。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十一月二十三日）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穴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闔。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該道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呈來施行。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五日）

據指揮趙璇呈。看得軍門哨守官兵兩班。共該一千餘名。類皆脆弱。不堪征調。兼亦遠離鄉土。往往多稱疾故逃亡。非徒無益於公家之用。而抑未便於軍士之情。仰蒼梧守巡道公同會議。酌量利害之多寡。審察人情之順逆。務求公私兩便。經久可行之策。呈來定奪施行。

批都指揮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十一月二十七日）

看得都指揮李翱所呈。足見留心職任。不肯偷惰苟安。有足嘉尙。仰分巡蒼梧道公同坐營官張輓。將見在哨守軍兵打手人等。分立班次。發與李翱。在於教場輪班操演。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庶職任不虛。緩急可用。仰行各官查照施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十二月初七日）

准兵部咨云云。爲照兩廣地方廣闊。武職官員數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爲此仰抄案回司。備云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合行掌印守巡等官欽遵。嚴加詢訪。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官員。但有謀勇素著。雄才大略。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推用。不許循情濫舉。賊犯人員。自貽玷累。毋得違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冒濫關文（十二月十二日）

准兵部咨云云。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欽依內事理。卽行都布二司一體欽遵。仍轉行鎮守主副叅將等官。今後除地方機密重情。應該會奏者。各具本共差一人。於批文列會奏職銜。其餘常行事務。各自行奏報者。必須積至二三期以上。方許差人。亦於批文開坐硃語。以便稽考。毋得泛填公務字樣。若是專爲己私。假借公幹。擅便分給符驗關文掛號。并承委人等。越例索要應付。定行從公叅究治罪。俱毋違錯。

給思明州官孫黃永寧冠帶箭付牌

據左江兵備僉事吳天挺呈。據思明府族目王璠等狀告。先蒙軍門行取思明州官孫黃永寧領兵聽調。乞給冠帶管轄夷民等情。勘得官孫黃永寧被占年久。今奉斷明。若非寵異。無以示信。合請照依黃澤冠帶事理。使地方知爲定主。實心歸向。呈詳到院。相應給與。爲此牌仰官孫黃永寧遵照本院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就被暫行冠帶。望闕謝恩。該襲之時。具告撫按衙門。另行具奏施行。本官孫黃務要持身律下。謙以睦鄰。修復州治。保安境土。凡遇征調。竭忠効命。以報國恩。毋得因此輒興越分之思。自取侵凌之禍。

苟違法制。罰罪難逃。戒之敬之。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十二月十七日）

看得那地等州土官羅廷鳳。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知州韋虎林。南丹州土舍莫振亨等。帶領兵夫。屯守日久。勞苦良多。卽今歲暮天寒。豈無室家之念。牌至。仰本官徑自前來軍門。面聽發放。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據廣西左江道僉事吳天挺呈稱。查得方輿勝境內開思明路下有遷隆州。緣無誌書案卷。可考沿革。但查邇年黃冊及審各目老。皆稱遷隆洞黃添貴果係官戶宗枝。凡有征調。黃添貴亦果領兵立功。其地界廣有百里。雖止征糧四十石。而煙爨多踰二千。雖額屬思明。而征兵則各自行管束。委因失其衙門印信。以致地方懷疑生奸。合無准行暫立爲思明府遷隆寨巡檢司。就授黃添貴職事。聽其以後立功積效。漸次陞改。庶人心知勸。地方可定等因。到院。查得先該前巡撫都御史張累經案仰廣西都布按三司及該道兵備守巡等官查勘相同。設立巡司。似亦相應。除另行具題外。緣黃添貴正在統兵行事。合無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先與冠帶。以便行事。爲此牌仰黃添貴就彼冠帶。望闕謝恩。暫署土巡檢司事。候命下之日。方許實授本官。務要奉法嚴束。下人輯和鄰境。保守疆土。每遇調遣。卽便出兵報効。立有功勞。賞陞不吝。如或貪殘恣肆。國典具存。罪亦難逃。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正月十八日）

據左州申知州周墨分俸回太倉州養親。看得本官發身科甲。久困下僚。雖艱苦備嘗。而貧淡如故。雖折

挫屢及而儒朴猶存。凡所施爲，多不合於時尙。而原其處心，終不失爲善人。卽其分俸一事，亦豈今之仕宦於外者所汲汲。而本官申乞不已。雖屢遭厭抑之言，而愈申懇切之請。固流俗共指以爲迂。而君子反有取焉者也。案照先任軍門，蓋已屢經批發。而公文至今未到。想亦道途脩阻，不易通達之故。本官近該給由，道經原籍，合就批仰親自齎遞。仰蘇州府太倉州當該官吏查照軍門先今批行事理，卽將本官分回俸給照數查考，以慰其一念孝親之誠。具由繳報，仍行太平府及該州知會。此繳。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正月二十六日）

據叅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呈勘處都康向武二州爭佔安寶峒地土合斷還向武州管業緣由。看據所呈官男馮一執稱安寶峒深入地方都康界內，遠隔向武六十餘里，以近就近，應該都康管業。其言於人情似亦爲便。王仲金又執稱國初設立郡州，原要犬牙相制。今安寶地方深入都康，正是祖宗法制。其言於國典又爲有據。况博訪民間物論，亦多是向武而疑都康。今該道又審得王仲金舊藏吏部勘合，奉有聖旨安寶峒村莊還着向武州管是實。先年都康州又曾有印信吐退文書。今以此地斷還向武，其於天理人心，公論國法，悉已允當。事在不疑，不必再行後湖查冊往復勞擾。該道又審得王仲金先年混將都康州村峒人畜殺虜，要依土俗責令賠償，亦於事理相應。悉照所議，取具王仲金馮一情願賠償吐退歸一親筆供詞，備寫箭付用印鈐，連送赴軍門，重加批判，給付各州，永爲執照，以杜後爭。此繳。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二月初一日）

據叅議汪必東呈稱武靖州缺官管事，乞推相應上官子孫一員，仍授該州職事，理辦兵糧，仰布政林富

會同各守巡兵備副叅等官再行從公酌量計議。採諸物論。度諸人情。務要推選素有爲該州人民信服愛戴者。坐名呈來。以憑上請。不得苟避一時之嫌疑。不顧百年之禍患。輕忽妄舉。異時事有乖繆。追咎始謀。責亦難辭。此繳。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二月十四日）

據兵備副使范嵩呈稱。番人柰邦等不係番賊。又無別項爲非重情。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舡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箇。給還收領。鎗鏢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貢是實。又無別項詐僞。相應聽其回還本國。却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卽如所議。行令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舡隻。及措與糧米等項。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往復。則愈加遲誤。備行合于衙門知會施行。繳。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三月十一日）

據僉事李傑呈。梧州府城垣脩復串樓等項。合用木石甗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串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備。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修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則亦終爲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串樓間節拆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一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槍之運用。以其拆卸之材料。脩補焚燒之空缺。當亦綽然有餘。而更樓火鋪之類。亦可藉此以脩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遙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卽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是得失。

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脩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具由呈報。繳。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三月十四日）

據僉事申惠呈永安州知州陳克恩立心持己舉無可議。委因感嵐瘴心氣不時舉發。仍稱母老在家。久缺奉侍。情甚懇切。看得知州陳克恩雖患前病是實。然其年力尙強。才器可用。非可准令休致之時。但以母老多病。固求歸養。情詞懇迫。志已難奪。其恬退之節。孝母之心。誠有可尙。合照所議。准令致仕還鄉。仰該道仍備行本官原籍官司務。要以禮相待。以崇獎恬退孝行之風。

行叅將沈希儀守八寨牌（二月二十三日）

爲照八寨巢穴及斷藤峽等賊。素與柳慶所割地方。猺獠村寨連絡交通。誠恐乘機奔突。亦督兵防捕。爲此牌仰叅將沈希儀照牌事理。即便督率官兵人等。於賊衝要路。嚴加把截。如遇奔突。相機擒捕。毋容逃遁。仍要嚴禁下人。惟在殄除真正賊徒。不得妄殺無辜。及侵擾良善。一草一木。敢有違犯者。卽照軍法斬首示衆。所獲功次。解送該道分巡官紀驗。聽候紀功御史覆驗。造報軍中事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亦聽本官徑自酌量而行。一面稟報。俱毋違錯。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牌（三月二十四日）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剿。近據叅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一月之前。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爲惡。看得各猺投撫。誠僞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剿。未免虧失信義。無以心服蠻夷。亦合暫且寬宥。容其舍舊圖新。

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略無忌憚。若不加勦。何以分別善惡。明示勸懲。爲此牌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會同湖廣督兵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同各宣慰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即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叅將張經督同指揮周亂宗等分俵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使諸賊先已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不獲。至於再。再勦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絕終禍根。不得以今次斬獲之少。或遂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所損反多。經過良善村分。尤要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卽以軍法斬首示衆。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四月初一日）

爲照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相應選委。爲此牌仰本目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專一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等項。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管城頭上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由。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由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四月十一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遵奉軍門方略。勦平牛腸六寺磨刀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

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准照依所議。就仰行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具由呈報。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強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勸勉。然後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施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卽行會同指揮等官。周胤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諄復曉諭。就將發去告示魚鹽量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爲殘賊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惡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卽與招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絕後爭。推選衆所信服之人。立爲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要誠愛惻怛。視下民如己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榮功顯。何所不可。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四月十三日）

據興安縣申稱。本縣庫內並無軍餉銀兩。亦無堪以動支官錢。誠恐湖兵猝至。不無誤事。合無請給發軍餉銀兩下縣。先願船馬。叅看湖兵歸途。合用廩給口糧。下程犒勞等項。已經各有成議。自南寧府至梧州止。又自梧州至桂林府止。又自桂林至全州止。各經過幾縣幾驛。每縣驛扣算該銀若干。各於該府軍餉

銀內照數一并支給。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數十名。再不許別項科派勞擾。已行該道守巡等官通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去後。今已兩月有餘。而各州縣尙罔聞知。不知該道各官所理何事。似此緊急軍務。尙爾遲慢。其餘抑又可知。姑記未究外。仰按察司將該吏先行提問。仍備行各道守巡官。今後該行職務。各要自任其責。可行卽行。可止卽止。悉心計處。事體重大。自難裁決者。卽爲定議呈稟。必使政無多門之弊。人有畫一之守。毋得虛文委下。推避傍觀。州縣小官。無所遵承。紛然申擾。奔走道路。延誤日月。曠職廢事。積弊滋奸。推厥所由。罪歸該道。各具不違。依准回報查考。繳。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四月十六日）

案照本院先行十家牌諭。專爲息盜安民。訪得各該官員。因循怠惰。不行經心幹理。雖有委官遍歷城市。鄉村查編。亦止取具地方開報。代爲造繳。其實未曾編行。且承委人員。反有假此科取紙張供給。或乘機清查流民。分外騷擾。是本院之意。務要安民。而各官反以擾民也。本欲拏究。緣出傳聞。姑候另行。所有前項牌諭。必須專委賢能官員。督查清理。爲此牌仰廉州府推官胡松。先將該府及所屬州縣原編牌諭。不論軍民在城在鄉。逐一挨查。務着實舉行。仍須責令勤加操演。若各官仍前虛文搪塞者。指實叅究。果有科罰騷擾等項。仰卽拏問究治。仍行各官務將牌諭講究明白。必使胸中洞徹。沛然若出己意。然後施行。庶幾事有條理。而功可責成。各府州縣以次清理。非獨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各具講究過。依准繳報查考。又訪得各處軍民雜居之地。多有桀驁軍職。及頑梗軍旗。不服有司清查約束。妨礙行事者。仰行重加懲治。應叅職官。指名申來。以憑拏究。斷不輕恕。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五月初六日）

仰右江道副使翁素。即便選委的當官員。帶同上林縣知因曉事之人。將一十八村搬移上山者。通行招回復業。給與良民旗榜。使各安守村寨。仍諭以其間有與賊交通結親往來者。但能搜捕賊徒。立功自贖。卽不追論。既往一體給賞。仍要催督分差各官。上緊搜捕。毋令各賊奔逃漸遠。曉諭各該地方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國憲難逃。如是各賊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心竭力。上報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導。追捕加懲。改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言。各官舍目兵人等。若有解到功次。卽與紀驗明白。以憑照例給賞。事完之日。通送紀功御史衙門。覆驗奏報。一應機宜。牌諭所不能盡者。就與副總兵張祐計議施行。一面呈報本院。不久亦且親臨各該地方。躬行賞罰。仰各上緊立功。毋自貽悔。

委官贊畫牌（五月初七日）

今差知州林寬齋文。前往賓州思恩等處公幹。就仰本官在右江道守巡官處。隨軍贊畫。一應機宜。不時差人前赴軍門稟報。其領兵頭目盧蘇等。亦要遣人催促上緊剿捕。立功報効。毋得怠惰放縱。玩廢日月。徒勞無功。本官務要盡心竭慮。以副委託。

行叅將沈希儀計剿八寨牌（五月初九日）

近因八寨盜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一路與章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查處。爲此牌仰叅將沈希儀卽行密訪。若果有潛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章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迎候。本院爲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卽行。可止卽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調發土官岑瓚牌（五月初十日）

牌仰歸順州官男岑瓚挑選部下驍勇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有事差委。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軍門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叅隨百戶扈濂前去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叅見。已會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卽便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誤刻期。定行究治。決無虛言。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五月十五日）

除行守備叅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朱鈺齋捧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知州韋虎林挑選驍勇慣戰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處取道密切進兵。撲勦下邕中寨。尋令東鄉馬攔南嶺新村落村等寨。賊首韋召蠻召曠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臘公線仲言轉周章馬覃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紀驗給賞。如遇叅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是尙未來到。仰卽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失誤事機。罪有

所歸。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五月十五日）

據委官通判陳志敬呈稱。查得田州府舊例。鹽每百斤稅銀一分。本府河埠稅銀四分半。經紀稅銀三分。檳榔每百斤稅銀一錢。本府稅課并經紀各稅銀二錢。其雜貨亦各稅不一。除買辦應用。年終俱歸本府。此岑猛之餘烈也。今尙因之而未除。要行照依南寧府事例。止容一稅等因。到院。叅看得思田二府。近該本院會議。設立流官知府。控制土官。各以土俗自治。其官吏合用柴薪馬匹。及春秋祭祀等項。仍許商課。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給用。而本院明文尙未有行。乃敢輒先私立抽分。巧取民利。甚屬違法。合當拿問。緣無指實。合行查究。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抽分。奉何衙門明文。惟復積年奸猾私立。巧取侵騙。稅銀肥己。務要從實查明。具由星馳呈報。一面密切差人訪拿。解赴軍門究治。以軍法論。毋得容情回護。自取罪戾。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五月十八日）

據南寧衛申。原收王仲金陪償都康州銀二百兩。令官男馮一差頭目黃淦等四人來領。看得王仲金倍償銀兩。旣該馮一差有的當頭目黃淦。齋有該州印信領狀前來關領。仰衛審驗是實。卽將銀兩照數給與黃淦等帶領回州。付與馮一收受。取收過日期回報。仍行該道守巡官備行馮一王仲金。務要洗滌舊嫌。講信脩睦。各保土地人民安分守己。同爲奉法循禮之官。共享太平無事之樂。如其不能自爲主張。聽信小民扇惑。規圖近利。懷挾前仇。徒使利分下人。惡歸一己。貫滿罪極。滅身亡家。前車可鑒。後悔何及。各

遵照奉行此繳。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五月二十八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獲過牛腸六寺古陶羅鳳等處山巢賊級。中間無小功者。應否紀驗。看得各處用兵。多因貪獲首級。不肯奮庸破敵。往往多致失事。是以前月發兵之日。本院分付督兵各官。務以破巢誅惡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今若以無小功之故。不與紀驗。卽與前日號令自相矛盾矣。其湖兵破巢首級。雖無小功。仰該道仍與紀驗。至於官軍人等勦捕所獲。仍照常規施行繳。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湖廣永保二州官舍頭目土兵。先該本院撤放回還。道經潯州等處。已經行仰該道守巡等官督押前進。乘便勦除稔惡。搖賊隨已破蕩巢穴。擒斬數多。回報前來。就經牌仰各官仍押各兵直抵桂林地方。交替及行叅議汪必東。就於梧州府庫量支軍餉銀一二千兩。帶去省城。聽候本院親行犒賞。今照本院因地方有事。兼患腫毒。未能親往。行委該道僉事吳天挺前去省城代行賞勞。爲此牌仰本官。卽查前項銀兩。若未動支。就於該府軍餉銀內照數動支二千兩。委官管領。隨帶廣西省城。聽候支給犒賞湖兵等項。應用完日。開數查考。

獎勞督兵官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廣西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徵調湖廣永保二司宣慰舍目人等。坐委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統領前來聽調勦殺。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

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積年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雖各宜慰素抱報國之心。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亦由監督各官設策運謀。用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徭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綵段銀花等物。照數備用。鼓樂導送僉事汪濬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仍行鎮巡衙門知會。

計開

僉事汪濬

盤盞一副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都指揮謝珮

盤盞一副十兩

銀花二枝二兩

部押指揮二員

每員銀牌五兩

席面銀二兩

分押千戶八員

段二疋十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段二疋十兩

席面一桌銀十兩

銀花一枝五錢

每員銀牌三兩

銀花一枝五錢

席面銀一兩

士舍彭薰臣軍前冠帶箭付（六月初十日）

據湖廣上湖南僉事汪溱呈據辰州衛部押指揮張恩呈據舍目彭九臯等告稱嘉靖五年奉調征勦田州有廕襲官男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糧報效蒙授彭虎臣冠帶殺賊後因陣亡蒙軍門奏奉欽依勘合內開彭虎臣歿於王事情可矜憐贈指揮僉事移恩弟彭良臣就彼冠帶襲替宣慰使職事免其赴京伊父彭九霄仍升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准令致仕除遵依外近奉軍門復調征勦行令致仕宣慰彭九霄親統啓行不意宣慰使彭良臣在任病故有彭薰臣係宣慰的親次男見年一十四歲與故兄彭良臣同母冉氏所生應該承襲別無違礙乞比照永順土舍彭宗舜事例賜給冠帶撫管地方等情爲照土官襲替必經原籍該管衙門委官重覆查勘今彭薰臣不在隨征之列未經結勘但伊父彭九霄見在統兵本舍又稱選帶家丁三千名前往報効似應俯從呈詳到院爲照彭薰臣本章一早著英風自選家丁隨父報効卽其一念報國之誠已有可嘉况有查係應襲次男近日報効家丁於潯州平南諸處又能奮勇破賊斬獲數多則薰臣身雖不出戶庭而功已著於異省除別行具題外合就遵照欽奉勅諭內便宜事理給與冠帶爲此筭仰官舍彭薰臣先行冠帶就彼望闕謝恩撫管地方仍須立志持身正己律物顧章服之在躬思成人之有道念傳世之既遠期紹述於無窮益竭忠貞以圖報稱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徑行本省鎮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六月初十日）

照得先因思田等處土酋倡亂復調永保二司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各統領舍目聽調勦賊後因各酋自縛投順班師回還又該軍門行委各官統領乘使征勦潯州牛腸六寺及平南仙臺花相等山稔惡賊寇遂能攻破堅巢多有斬獲是皆各宣慰及伊官男平日素抱忠誠報國之心故能身督各舍目人等并心協力奮勇効命致有成功今師旋有日所據宴勞之禮相應舉行但本院見征八寨孺賊未能親至省城大享軍士合就先行獎勞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親詣省城公同布按二司掌印等官將軍門發去禮物照依後開數目各用鼓樂送發宣慰彭明輔彭九霄等收領用見本院嘉獎宴勞之意各宣慰官舍目兵人等查照單開等則逐一支出賞犒就彼督發各兵回還休息支過數目開單查考俱仍行鎮巡衙門知會計開

保靖宣慰司

宣慰彭九霄

盤盞一副十兩

一兩重金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蓋臣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一兩重銀花一枝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永順宣慰司

宣慰彭明輔

盤盞一副十兩

段二疋

一兩重金花一枝

一兩重銀花一枝

席面銀五十兩

官男彭宗舜

銀花二枝各一兩

段二疋

席面銀二十兩

冠帶把總頭目每名三兩重銀牌一面

領征管隊冠帶頭目每名二兩重銀牌一面

旗甲小頭目洞老每名一兩重銀牌一面

隨征土兵每名銀二錢 家丁銀一錢

病故頭目每名銀四兩

病故土兵每名銀二兩

首級每顆銀一兩

賊首銀三兩

生擒每名銀二兩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六月十八日）

先該本院進勦八寨賊巢已破。但餘黨逃遁。尙須追捕。訪得各處鄉民素被前賊劫害。多有自願出力殺賊報讎。及訪得武緣縣地方嬰墟等處鄉兵。素稱饒勇慣戰。皆肯爲民除害。已經牌差經歷羅珍等前去起調。誠恐各官因循。姑未究治。看得通判陳志敬蒞官日久。前項嬰墟等處鄉兵。曾經訓練。頗得其心。合委催督。爲此牌仰本官速往嬰墟等處。卽將前項鄉兵。量行選調。多或一千五百名。少或八九百名。各備鋒利器械。仍督經歷羅珍等分統。前赴賓州。照名關支行糧等項。就彼相機搜勦前賊。仍聽叅將沈希儀調度節制。獲有功次。一體重加旌賞。仍諭以當此農忙暑月。本院亦不忍動勞爾民。但欲爲爾民除去地方之害。不得已而爲此。爾等各宜仰體此情。務要盡心効力。以報爾讎。是亦一勞永逸之事。先將調過名數。并起程日期。隨牌回報查考。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七月初三日）

看得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征勦八寨。搜屯日久。勞苦實多。合行量加犒勞。爲此牌仰右江道分巡官。卽行賓州。起撥夫役人等。將見貯軍餉糧米。照依後開數日。運赴三里地方。各目筭營去處。分給各兵。以見本院犒賞之意。開數繳報查考。

計開

盧蘇二百石

王受一百五十石

給土目行糧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本院見在進兵征勦八寨彘賊而鎮安頭目岑瑜等率領目兵四百五十名前赴軍門自願隨軍殺賊報効意有可嘉除量行犒賞外仰分巡右江道官將各目兵卽行照名給與行糧一月就發都指揮高崧哨內聽憑督調殺賊獲有功次一體解驗以憑給賞施行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八月初十日）

據副使翁素呈議得南丹衛城垣并鳳化縣城垣合用銀兩看得該道議於八寨地方移立南丹衛三里地方移設鳳化縣俱各查訪相應人心樂從其築立城垣起造公廨等項料價工食一應合用銀兩既經該道守巡官公同計議停當南丹衛該銀三千六百四十五兩鳳化縣該銀三千一百七十六兩其食米南丹衛一萬石鳳化縣八千石每石價銀三錢共該銀五千四百兩見今各處倉廩貯有糧米尙穀支給候缺米之日照數給價先各量支一半收貯聽用南丹衛一千五百兩鳳化縣一千二百兩准議於南寧府庫貯軍餉銀內支給該道各官仍要推選力量廉能官各一員委同該衛指揮孫綱及該縣掌印哨守官親至南寧府照數支出三面秤對匣收領付賓州庫寄貯置立支銷文簿該道用印鈐記各付一本收執每用銀兩卽同該州官開封動支照數登記務在實用不得花費分毫工完之日開數繳報通將各支銷簿會合查考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親詣調度督促工程務在精緻堅牢永久無壞當茲盜賊蕩滅之餘况又秋冬天氣正可及時工作各官務在上緊催督晝夜鳩工不日而成一則可以速屯防守之官兵二則可以不妨來歲之農作城完之日本院自行旌信擢用決不虛言各官視官事須如家事刻刻盡心

仰稱朝廷之官職中副上司之委任。內以建自己之功勞。外以垂一方之事業。豈不事立身榮。功名顯。垂譽無窮者哉。若其因循玩愒。墮績廢事。非獨自取敗壞。抑且罪責難逃。仰該道備行各官查照施行。期務體勤勸。囑付之意。毋負毋負。此繳。

行左江道賑濟牌（八月初十日）

案照先因南寧府軍民困苦。騷擾二年有餘。况天道亢旱。青黃不接。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將停歇湖兵之家量行賑給。然各色軍民人等同被騷擾。均合行賑。爲此牌仰本道官吏會同分巡道。卽行南寧府備查府城內外大小人戶。照依後開等第。就於軍餉米內照數通行賑給。務使各沾實惠。毋容奸吏斗級人等作弊。尅減有名無實。事完開報查考。

計開

鄉官舉人監生之家每家三石

生員每家二石

大小人戶每家一石貧難小官通行查出量分差等呈來給賑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八月十五日）

據副使翁素呈。估計起造思恩府城池等項。通用銀八千五百七十七兩零。看得思恩府城垣。仰行知府桂鑿自行督工起築。合用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准照議於南寧府軍餉銀內動支。就仰桂鑿公同該府掌印官當堂秤明。匣鎖領回。寄貯賓州庫內。查明前批南丹衛事理。置立文簿支銷。該道守巡官仍要不時

親至地方料理催督。務要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事畢開報查考。繳

獎勞勳賊各官牌（八月十九日）

照得八寨積爲民患。今克勦滅。罷兵息民。此實地方各官與遠近百姓之所同幸。昨者敷文之宴。已與百姓同致其喜。而犒賞尙未及行。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動支庫貯軍餉銀兩。照依後開則例。買辦綵幣羊酒。分送各官。用見本院嘉勞之意。開報查考。

計開

副總兵張裕 副使翁素

各花二枝二兩 段四疋十兩

羊四隻三兩 酒四埕一兩

叅政沈良佐 僉事吳天挺

副總兵李璋 叅將張經 馮勳

各花二枝二兩 段二疋六兩

羊二隻 酒二埕共二兩

知府桂鏊 同知陳志敬 林寬 推官馮衡 同上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照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稔惡不悛。搆禍鄰境。該前軍門奏奉調兵征勦。并將伊妾子女岑邦相等及各目

家屬解京。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及將出繼武靖州次男岑邦佐遷徙。已將岑邦佐及母妻人口家當差委指揮周胤宗等解發福建漳州府安置爲民。及將岑邦相等押發南雄府監候聽解去後。續照本爵欽奉勅諭。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夷情。可撫則撫。當勦卽勦。公同計議。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奏聞區處。欽此。欽遵。隨據頭目盧蘇等率衆自縛來降。軍門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俯順其情。安插復業。及因其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等因。已該本爵議將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八甲降立田州。立其子一人以承其後。云云。合將岑邦佐仍爲武靖州知州。保障地方。而立邦相於田州。以安守其宗祀。庶爲兩得其宜。已經具題外。今照前項地方撫處寧靖。所據各男應合取回議處。爲此牌仰福建漳州府官吏卽將發去安置爲民岑邦佐并母妻人口家當通取到官。照例起關。沿途給與脚力口糧。差委的當人員押送軍門。以憑面審施行。仍行本省鎮巡衙門及布政司知會。俱毋違錯。

批叅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八月二十四日）

看得五屯係遠年賊巢要害之處。而備禦廢弛。若此。正宜及此平蕩之餘。經理修復。今該道各官公同議處。要將城垣展拓。建置守備等衙門。及將該所分調各處哨守旗軍盡數取回。調用廣東協守官軍發回原衛。缺伍撞軍。清查足數。每年貼贖藤縣甲首銀一百兩。通行除免。查編甲軍。務足千名之數。議處叅當。除本院已經依議具奏外。仰該道各官照議施行。仍行總鎮總兵及鎮巡等衙門知會。該府縣衛所等官俱仰查照施行。繳。

告諭新民（八月）

告諭各該地方十冬里老人等。今後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爲心。不得乘機挾勢。侵迫新舊。投撫獠。等。人。因而脅取財物。報復舊讎。以致驚疑遠近。阻抑向善之心。有違犯者。官府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定行拏赴軍門。處以軍法。決不輕恕。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八月二十五日）

據僉事吳天挺呈。乞要致仕。看得本官識見練達。才行老成。且於左江一道。夷情土俗。熟諳久習。今地方又在緊急用人之際。本院方切倚任。况精力未衰。偶有疾患。不妨就醫調理。豈得遽爾懇辭求歸。近因征勦潯州諸處賊巢。冒暑督兵。備歷艱阻。功勞茂著。不日朝廷必有旌擢之典。仰本官且行安心管理該道印信。勉進藥餌。暫輟歸圖。以慰上下之望。毋再固辭。有孤重委。此繳。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九月初六日）

據僉事李傑呈。據梧州府并蒼梧縣學生員黎黻嚴肅等連名呈。欲於縣之側。照依南寧書院規制。鼎建書院一所。看得崇正學以淑人心者。是固該道與有司各官作興人才之盛心。亦足以見該學師生之有志舉而行之。夫豈不可。但謂本院能講明是學。而後人心興起。則吾豈敢當哉。該學師生既稱號房缺少。不足以爲講論遊息之地。合准於舊書院之傍。開拓地基。增建學舍。該道仍爲相度經理。合用銀兩。亦准於該府庫內照數動支。務速成功。以底實効。毋徒浪費。以飾虛文。完日繳報。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先該本院分道進勦八寨。及於八寨周安堡移設南丹衛以控制要害。查將遷江等所通賊指揮王祿等明正典刑。斬首示衆。及將各該目兵通發烟瘴地方哨守。後因王祿等哀求免死。容令各領目兵殺賊贖罪。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亦爲懇請。遂遵照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容令報効贖罪。就委南丹衛指揮孫綱監督王祿等各頭土目兵夫人等與同該衛所官軍前去八寨周安堡相兼屯筭搜勦。及將移設衛所估算合用木石甃瓦匠作人夫工食等項。一面擇日興工。先築土城。設立營房。以居民衆。又委南寧府同知陳志敬支領官餉銀兩。前去協同督理。俱具奏行事外。今訪得王祿等與孫綱舊連姻婭。而該衛各官又皆親舊。狎恩恃愛。不聽約束。所據違梗各官。俱合從重究治。姑且記罪。合行改委。看得指揮李楠年力富強。才識通敏。頗有操持。能行紀律。爲此牌仰本官即便前去守備賓州及新改南丹衛地方。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便宜事理。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仍聽副總兵及該道守巡兵備官節制。該衛各官及土官王祿等敢有違犯約束者。當卽治以軍令。本官務要殫忠竭力。展布才猷。與同南寧府同知陳志敬上緊起築城垣。相機撫勦餘賊。務建奇功。以靖地方。以副委任。事完之日。奏功推用。決不相負。若玩愒日月。苟且因仍。事無成效。罪亦難逭。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俱聽從宜區處。就近於該道守巡等官處計議施行。事體重大者。一面申稟軍門本官。合用廩給等項。聽於賓州軍餉銀內支給。指揮孫綱仍照舊掌管衛印。通行總鎮總兵及鎮巡衙門知會。

王文成公全書 十一 卷三十續編五公移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十一 上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囤兌糧牌（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據贛縣興國永新等縣縣丞等官李富雷鳴嶽等呈稱。各蒙差押糧里裝運正德十三年兌淮米。到於吉安水次聽候交兌。經今數月。未見糧船回還。况今省城變亂。被將各處兌米盡行搬用。恐被奸人乘機越來搬搶等因。到院爲照所呈係干兌淮錢糧。合行處置。爲此抄案仰回府。即便處置空閒倉廩。或寬做寺觀去處。令各糧里暫將運來兌淮糧米收囤候官軍回日聽其交兌。毋得遲誤。致有他虞。仍行管糧官知會。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六月二十日）

據吉安府守禦千戶所旗甲馬思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叅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己。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償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尅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叅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

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及查報不實。未便。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及照福建浙江係江西鄰省。今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閩浙。若不先行發兵。乘間擣虛。將來之噬臍何及。除行湖廣廣東及行漳南道。卽將見在上杭教場操練兵快。并取漳州銃手李棟等。責委謀勇官員統領。直抵本院住筍吉安府。隨兵進勦外。仰抄案回司。會行都按二司。轉行各道。并行鎮巡等衙門。各一體查照知會。選調兵馬。選委忠勇膽略堂上官督領。各項交界地方。加謹防截。相機夾勦。仍知會浙江都布按三司一體遵照施行。俱毋違錯。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掎角。本職亦砥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撫安百姓告示（六月二十二日）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効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差官調發梅花等峒義兵牌（六月二十七日）

近因省城遭變。戕害守臣。正人心。思奮忠義。効用之時。訪得永新縣梅花峒及龍田上鄉樟規關北諸處。人民精悍。見義勇爲。擬合起調。爲此。今差千戶高睿齋。牌前去該縣。着落知縣柯相。即便起集梅花峒等鄉精勇民兵。大約一千名。各備便用。堅利器械。選差該鄉義官良民部領。就委該縣謀勇膽略官一員。總領。其合用行糧。或募役之費。就於本縣在官錢糧查支。不分雨夜。兼程前進軍門。聽候調遣。此係緊急事。理毋比尋常賊情。敢有故違。定以軍法從事。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七月初五日）

照得本院駐兵吉安。節據廬陵等縣人民告稱。自五月以來。天時亢旱。田禾枯死。衣食無所仰給。稅糧難以措辦。近蒙僉點民兵。保守把截。農業旣妨。天時不利。人心惶惶。莫知所依。等因。到院。叅照邇者省城反叛。煽動軍民。各屬調發官軍。僉點民壯。保障城池。把絕要隘。團結保甲。隨同征進。人皆爲兵。不暇耕種。况兼三月不雨。四郊赤地。民之危急。莫甚於此。本院除具題外。爲此。仰抄案回府。着落掌印正官。即便親臨踏看。災傷輕重。分數覆查相同。取具鄉都里老及官吏。不致扶同。重甘結狀。申報本院。火速徑自差人具奏。本年各項錢糧。暫且停徵。候命下之日。另行區處。毋得遷延坐視。重貽民患。取究不便。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七月初八日）

照得江西寧府據城謀叛云云。仰抄案回府。即便備行巡按兩廣監察謝御史伍御史查照知會。凡軍中一應事宜。悉要本官贊理區畫。以匡本院之不逮。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院送發。本官驗實紀錄。官兵人等。但有騷擾所過地方。及軍前逗遛觀望。畏避退縮者。就行照依本院欽奉勅諭事理。治以軍法。抄案官吏具行過日期。同依准申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七月十三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追。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七月二十五日）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略。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致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

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或致債事。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筭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由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七月十六日）

照得寧王自正德二年以來。圖爲不軌。誅求財貨。強占田土。池塘屋基。立表所至。敢怒而不敢言。稅糧在戶。而租利盡入王府。家眷在室。而房屋已屬他人。流移困苦。無所赴愬。見今天厭其虐。自速滅亡。一應侵占等項。合行改正。以甦民困。爲此案仰南昌府。即便清查寧王并內官校尉倚勢強占。不問省城內外。查係黃冊軍民。該載稅糧明白。卽與清復管業。收租住坐。不許鄰佑佃民。仍前倚勢爭奪。其曾經奏請如陽春書院等處。雖有侵占。難以擅動。俟另行處治外。仍行官吏務要盡心清查。以副委用。毋得偏私執拗。致生弊端。通毋違錯。

批江西按察司優恤孫許死事（八月十五日）

據按察司呈。副使許達家眷日食久缺。并孫都御史未曾殯殮等情。叅看得各官被賊殺害。委可矜憐。合於本司庫內各支銀三十兩。以禮殯殮。候裝回日。盤費水手。另行呈奪。許副使家眷缺食。亦聽支銀五十兩。給付應用。取具各該領狀。并殯殮過由。同批呈繳。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八月二十九日）

照得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被寧賊殺害。續該本院統兵攻復省城。當給銀兩買棺裝殮。隨據伊男孫慶帶領家人前來扶柩還鄉。所據護送人員擬合行委爲此牌仰府官吏卽於見在府衙官內定委一員。送至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河下交割。并行沿途經過軍衛有司驛遞巡司等衙門。各撥人夫。程程護送。仍仰照例從厚僉撥長行水手。起關應付人夫脚力。驗口給與行糧。毋得稽遲未便。

討叛勅旨通行各屬（九月初二日）

節該欽奉聖旨勅。近該南京內外守備叅贊等官太監黃偉等。先後奏報江西寧王殺害巡撫等官。燒燬府縣。肆行叛逆等項事情。已下兵部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先差安邊伯朱泰爲前哨。統領各邊官軍前去南京。相機勦殺。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統領各邊官軍前去江西。擣其巢穴。又命南和伯方壽祥及南直隸江西湖廣各該鎮巡等官。各照擬定要路。住筭把截。今特命爾照依該部會奏事理。會同鎮守太監王宏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在於所屬緊要地方。分布防禦。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快。定擬住筭地方。聽候調用。軍中事務。俱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一遇有警。勿誤策應。或就會合各路人馬。設法勦捕。仍出給榜文告示。遍發江西及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者。與免本罪。仍量加恩典。不許乘機挾讎。妄殺平人。一應軍中事宜。勅內該載未盡者。俱聽爾隨宜區處。爾爲風憲大臣。受茲重託。宜罄竭忠誠。掃除叛賊。尤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以紓朕南顧之憂。庶稱委任。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仰都布按三司。照依案驗備奉勅內事理。

通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九月初二日）

照得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云云擬於九月十一日親自督解赴闕。但應解人犯并護解官兵數多本地驛遞殘破紅站座船俱被虜毀無存議顧民船自浙取道而北須煩兵於南京濟州江淮二衛馬快船內各撥十隻中途接載庶克有濟爲此移咨特差千戶林節主簿于旺前去煩請選撥馬快船二十隻點齊撐駕人役差委的當官員與差去官預先押至鎮江河下候本職到彼替換裝載而行實爲兩便諒寧藩之叛逆固天下臣民之所共憤則今日之獻俘於京以彰天討必亦忠臣義士之所共欲當不吝於煩勞也仍希先示之。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起運錢糧（九月初四日）

照得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弔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色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賊罰金鍛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務要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施行仍行南昌等府州縣一體遵照將起解赴庫錢糧查報俱毋違錯。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九月十一日）

照得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該司掌印官督同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及南新二縣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輒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閘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倘致疎失責有所歸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九月月二十日）

照得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生擒盜賊鞫審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卽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欽遵爲照寧王謀反隨本院調兵已將寧王俘執謀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并賊首凌十一閔念四等亦就擒獲卽今見該本院不日親自督解赴闕式昭聖武及紀功御史謝源伍希儒亦各赴京復命所有各哨官兵尙在搜勦殘孽惟恐解報前來不無缺官紀錄爲此仰抄案回司卽行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如遇各哨官兵解到叛賊并贓仗等項務要從實審驗應處決者照依本院勅諭事理就行斬首賊級梟掛明白紀錄備造印鈴文冊差人徑自奏繳仍造清冊一本繳報本院查考毋得違錯不便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叅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解寧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

流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孺

三班曾興

四班同朝佐林城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尅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尙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擒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拿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輶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閱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虜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

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虜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 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 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卽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軍役。暫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 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尙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 寧王莊田基屋湖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莊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卽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鞫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脩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叅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即今已修完并已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即便查照施行仍呈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知會俱毋違錯

計開

寧王郡王將軍世子共十六名

見在十四名 宸濠 拱楨 覲鋌 拱櫟 宸洧 宸瀛 覲鑣 宸汲 宸湯 宸瀕

宸漣 宸瀾

大世子一哥

已故二名 拱楫 二世子二哥

謀黨重犯六十七名

見在五十九名 劉吉 涂欽 樂平 黃瑞 傅明 陳賢 尹秀 梁偉 沈鏊 熊綬

周瑞 吳松 張嵩 李蕃 于全 秦榮 蕭奇 徐輅 賀俊 李琳 丁瓚 王儲

甘桂 王琪 楊昇 張隆 劉勳 葛江 楊允 徐銳 丁綱 夏振 唐玉 何受

朱煜 馮旻 周勇 周鼎 於琦 張鳳 袁貴 聞鳳 顧正 顧雄 徐紀 倪六

王鳳 唐全 閔念八 李世英 徐淦鳳 張宣 閔念四 凌十一 萬賢一 朱會價

萬賢二 熊十四 熊十七

已故八名 萬銳 陸程 劉養正 余祥 甘楷 王信 盧鋪 劉子達

宮眷四十三口 趙氏 萬氏 鍾氏 徐氏 宣氏 張氏 張氏 陸氏 蔣氏 陸氏

趙氏 王氏 王氏 李氏 朱氏 鄭氏 陳氏 徐氏 劉氏 何氏 張氏 祥瑞

王氏 錦英 王氏 徐氏 周氏 周氏 桂祥 陳氏 春受 劉氏 顧氏 陳氏

婆氏 王氏 艾兒 碧雲 劉氏 申香 異蘭 愛蓮 彭氏

小火者二口 樂秋 樂萱

馬八匹 金冊十二副計二十四葉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由。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閱。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卽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獻俘揭帖（九月二十六日）

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今照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由。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再行移文知會。該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事機。難以悔罪等因。准此。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寧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尤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即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亡。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追。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十月初六日）

據吉安府申奉本院鈞牌查得本府在庫止有贓罰紙米銀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零其各縣寄庫銀四萬六千一百五十九兩零俱係轉解之數似難支動見今動調各處軍快人等數多誠恐支用不敷及查廬陵等九縣貯庫錢糧亦多稱乏合行鄰近府分幫助支用緣由到院爲照江西寧府變亂雖經本院起調廣東福建二省漢土狼達官軍江西南贛等處兵快計有二十餘萬合用糧餉大約且計三四月之費今該府所申塘支紙米等銀止有一萬五千四百有零其餘俱係解京之數就便從權支用亦有未敷必須於各府縣見貯錢糧數內查支接濟庶不誤事擬合通行爲此牌仰本府即將收貯在庫不拘何項錢糧作急通行查出三分爲率內將二分稱封明白就委相應官員不分兩夜領解軍門以憑接支應用此係征討叛逆軍機重務毋得稽遲時刻定以軍法論處決不輕貸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

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呈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迴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防制省城奸惡牌（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寧王之變。巡邏無官。非但軍門凋弊。禁防疎闊。兼又軍馬充斥街巷。難辨真僞。有等無藉小民。因而售奸爲惡。恐致日久釀成大患。必須預防早戒。庶使地方有賴。查得江西都司都指揮馬驥。素有幹材。軍民畏服。合就行委。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本官。不妨原任。嚴督府衛所縣軍民兵快。并地方總小甲人等。於省城內外晝夜巡邏。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潔靜街道。禁緝喧爭。但有盜賊。卽便設法擒捕。務在得獲解官。問招呈詳。不許妄拏平人。攀誣無干良善。及縱令積年刁徒。嚇詐財物。擾害無辜。仍要嚴加省諭。遠近鄉村居民。各安生理。毋得非爲。及容隱面生可疑之人在家。通誘賊情。坐地分贓。敢有故違。卽拏赴軍門。治以軍法。承委官員。務在地方爲事。用心管要。以稱委用。不得因循怠忽。取究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十二月十一日）

照得聖駕南征。所有供應軍馬糧草。并合用器皿等項。已該江西布按二司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各該官吏。多有不遵法度。或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豬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中間積年刁徒。又行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拏。加以刑辱。重行追索。若不查禁處置。深爲民患。

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布政司掌印官。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事畢之日。再行議處。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卽行查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中間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入首告。定行拏問。贓罪決不輕貸。仍先出給告示。發仰所屬張掛曉諭。務使知悉。俱毋違錯。

禁省詞訟告諭（十二月十七日）

近據南昌等府州縣人等訴告各項情詞到院。看得中間多係戶婚田土等事。雖有一二地方重情。又多繁瑣牽播。不干己事。在狀除情可矜疑者。亦量輕重准理。其餘不行外。爲照江西地方。近因寧王變亂。比來官軍見省城空虛。况聞聖駕將臨。有司官員。俱各公占委用。分理不暇。遠近居民。又有差役答應。奔走無休。本院志在撫安地方。休息軍民。當此多事之時。豈暇受理詞訟。必待地方寧靖。兵衆旣還。官府稍暇。方從容聽斷。爲此合行出給告示。曉諭各府州縣軍民人等。暫且各回生理。保爾家室。毋輕忿爭。一應小事。各宜含忍。不得輒興詞訟。不思一朝之忿。錙銖之利。遂致喪身亡家。始謀不臧。後悔何及。中間果有賊官酷吏。豪奸巨賊。虐衆殃民。患害激切者。務要簡切直言。字多不過一二行。陳告亦須自下而上。毋致越。其餘一切事情。俱候地方寧謐。官軍班還之日。各赴該管官司告理。若剖斷不公。或有虧枉。方許申訴。敢有故違。仍前告擾者。定行痛責。仍照例枷號問發。決不輕貸。

再禁詞訟告諭（十二月）

照得本院屢出告示曉諭軍民人等令其含忍寧耐止息爭訟兩軍民人等全不體息紛紛告擾不已及看所告情詞多係小事忿爭全是繁文牽摺細字疊書殊可厭惡當此多事日不暇給詞狀動以千百徒費精神何由遍覽除已前情詞俱已不行外爲此再行曉諭敢有仍前不遵告諭故違告擾者定行照例枷號從重問發的不虛示

計開

一本院係風憲大臣職當秉持大體正肅百僚非瑣屑聽理詞訟之官今後軍民人等一應戶婚田土鬪爭債負錢糧差役等事俱要自下而上府州縣問斷不公方許告守巡按察衙門守巡按察問斷不公方許赴本院陳告敢有越訴瀆冒憲體者痛責

征藩公移下（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剿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卽保吉安隨具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旣已擒獲逆

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次。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剿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 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 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 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城 廣

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 吉安府高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安

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

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輿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僉

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倭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

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

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縣

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材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府推

官嚴鐙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整

瑞州府推官金鼎 贛

州府贛縣知縣宋瑤

贛州衛正千戶劉鑑

贛州衛正千戶楊泰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

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

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

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昌縣

市義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

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儔

一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鼇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

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縉

閒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

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 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縣
潘琨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
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
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獻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
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 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 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五
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

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 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馬一百零八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壘二顆。金冊二付。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六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進繳征藩鈞帖（四月十七日）

卷查先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節該欽奉制諭。江西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軌。欲圖社稷。得罪祖宗。茲特命爾統率六師。往正其罪。殄除叛逆。以安地方。其隨軍內外提督及各處鎮巡等官。悉聽節制。欽此。欽遵。合行鈞帖。仰提督南贛汀漳兼巡撫江西等處右副都御史王守仁。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司屬府衛所州縣驛遞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已經依奉備行各屬欽遵。及具不違。依準備由呈繳。去後。本職遵奉總督軍門節制方略。領部下官軍克復南昌府城。擒獲叛黨宜春王棋樞。及將軍儀賓從逆守城人等一千有餘。隨於鄱陽湖等處連日大戰。擒獲叛首

寧王宸濠。并其謀主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及其黨與脅從人等。共一萬一千有奇。除將擒斬緣山先後具奏外。竊照宸濠謀危宗社。陰蓄異圖。十有餘年。及其稱兵倡亂。遠近憂危。海內震動。仰賴總督軍門統領六師。奉天征討。督率內外提督等官。及運謀設策。分布前來南京江西等處。相繼進剿。故旬月之間。掃平逆黨。奠安宗社。此皆總督軍門神武英略。奇謀妙算。一振不殺之威。遂收平定之績。而內外提督等官。協謀贊成。并力効命之所致也。職等仰仗德威。遵奉方略。不過奔走驅逐。少效犬馬之勞而已。何功之有。所有原奉鈞帖。今已事完。理合進繳。除部下獲功官兵人等。備行紀功。官徑自查審繳報外。緣係十分緊急軍情。及奏繳鈞帖事理。合行具由。早乞施行。

行江西三司搜剿鄱陽餘賊牌（五月十一日）

照得江西鄱陽湖等處盜賊。節行告示曉諭。各安生理。而稔惡不悛者尚多。又有應捕人等。相率同盜。或名雖投首。實際懷反。側近因本院住筭省城月餘。節據官民赴告盜賊縱橫。除行巡捕等官上緊緝捕。未見以時獲報。各官平素怠玩。本常叅拿究治。姑且記罪另行。所據前賊若不速剿。未免釀成大患。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備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分守該道分巡該道。密切齋文。分投近湖各府縣。該司等衙門著落掌印捕盜等官。各選驍勇機快人等。各備鋒利刀鎗弓箭火銃等項。顧慣經風浪船隻。及能諳水勢。水手撐駕。查將在庫官錢。給作口糧。選委膽略官員管領。俱聽都指揮僉事馮勳。總統約束。分布哨道。多差知因人役探賊。向往。就便刻期剿殺。務限一月之內。盡獲。無留芽孽遺患。若違限不獲。先將各官住俸。殺賊。若怠玩兩月之外。通行解赴軍門。治以軍法。其兵快人等。若有違限逗遛。畏縮誤事者。就仰總統

官於軍前查照本院欽奉勅諭事。量以軍法罰治。仍要戒約應捕。不許妄擊平民及容賊妄攀嚇詐財物。并賣放真盜濫及無辜。敢有故違。一體治以軍法。承委各官。務要慎重行事。不得輕率寡謀。中賊奸計。所獲功次。俱仰解赴該道。從實紀錄造報。以憑查考。功罪輕重。罰賞如違。節制國典。具存。罪不輕貸。其軍中未盡機宜。該道徑自處置施行。仍一面先督所屬府縣查照本院先頒十家牌式。上緊編舉。以爲弭盜安民之本。俱毋違錯。

追剿入湖賊黨牌（十五年）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十餘人。擄船逃入鄱陽湖等處。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乘機合兵捕剿。爲此牌仰守巡南昌道卽行點選驍勇軍快六七百名。各執備鋒利器。給與口糧一月。就行督捕都指揮僉事馮勳統領。星夜躡賊。向往。用心緝捕。獲功人役一體重賞。如有違令退縮者。遵照欽奉勅諭事。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相機而行。毋得退避輕忽。有失機宜。致賊遠竄。貽患地方。軍法具存。罪亦難逭。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十月二十三日）

照得本院及嶺北守巡該道并贛州府衛所縣問完批申呈詞。囚犯紙米工價贓罰等項。及官廠日逐收到商稅銀兩。但經該官府追收貯庫。以備軍餉。年久未經清查。該府官吏更換不常。中間恐有那移侵漁隱漏等情。爲此仰抄案回道。卽便親詣贛州府庫。督同該府官。先將正德十二年二月起。至正德十五年九月終止。各項紙米工價贓罰商稅等項銀兩卷簿。逐一清查盤理。要見軍前用過若干。卽今見在若干。

有無侵漁隱漏若干。及有衣物等項。年久朽壞。相應變賣若干。備查開冊。繳報本院查考。如有奸弊。就便拏究追問。具招呈詳。毋得故縱未便。

申行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卽容十賊。百甲卽容百賊。千甲卽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與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尙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物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問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廩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後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

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况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產（十一月二十日）

照得逆黨沒官房屋田產等項近經司府出佃與人暫管候命下之日定奪近訪得官民之家不論告佃年月先後地里遠近應否一概混爭若不預爲查處立定規則將來必致大興告擾漸起釁端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前項沒官房屋田產實計若干處所某月日期經由某衙門與某人務以年月先後爲次先儘本縣人戶然後及於異縣先儘本府人戶然後及於異府中間多有勢豪之徒不遵則例妄起爭訟或不由官府私擅占管占住者該司通行查出呈來以憑擊問叅究施行毋得容隱及查報不清未便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十一月二十九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盜賊之縱橫由於有司之玩弛沿流推本實如所呈失事各官俱合提究以警將來但地方多事未完缺人管理除該府縣掌印官姑且記罪責令懲創奮勵修敗補隙務收桑榆之功以贖東隅之失其巡捕等官卽行提問以戒怠弛仍備行各府縣掌印巡捕等官自茲申戒之後悉要遵照本院近行十家牌諭及於各街巷鄉村建置鑼鼓等項事理上緊着實舉行嚴督查考務鑒前車之覆預爲曲突之徙毋得仍前玩忽怠弛但有疎虞定行從重擊究斷不輕貸此繳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十二月二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南昌湖西湖東九江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賊讙起劫庫掠鄉無月無

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用其所長。而不責其備。教其不及。而勿撓其權。與廉激懦。祛弊懲奸。務以息訟弭盜。康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藐不經心。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繳。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告示一應平日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煙瘴之地。但念其各已誠心悔罪。故今務在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改惡從善。本分生理。保守身家。毋得仍蹈前非。或又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作軍牢伴常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持復讎。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留官司叅究。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以罪。除已奏請外。仰各遵照毋違。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左鄰某人 右鄰某人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早晚仍須勸化。鈴束毋令投入各府及鎮守撫按三司等衙門。充當軍牢伴常皂隸防夫等項名目。挾勞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決不輕貸。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十六年）

據整飭郴桂衡永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玉呈稱。本道接管看得議奏計處地方以弭盜賊事件。內一件審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陽者。原議候

設立大堰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頂種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魯玘再行踏勘計處一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既設則更夫有所歸着哨營可以掣散至於添屯堡處巡司併縣保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卽臨勘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委官止有同知魯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設屯所事宜查議除行同知魯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道委官議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云云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搪塞去後今呈前因叅照前項立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恨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勅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晝夜經營却乃因循二年之上尙未完報縱使國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接管副使汪玉久負體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旣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固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卽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由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羣策畢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督剿安義逆賊牌（二月十一日）

牌仰典史徐誠卽行調選羅坊等處驍勇慣戰兵夫四百名各備鋒利器械就仰該縣官於堪勳銀兩內先行給與口糧二月統領星夜前赴安義縣聽憑通判林寬調度追勳獲功人員一體從重給賞但有不遵號令及逗遛退縮擾害平人者仰卽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申嚴紀律整束行伍必使所過之地秋毫無犯所捕之賊噍類不遺庶稱委任如或縱弛怠忽致有疎虞軍令具存罪亦難貸

截勳安義逃賊牌（二月十三日）

看得安義逆賊已經本院嚴督官兵四路邀截誠恐無所逃竄或歸衝縣治除行知縣熊价專一防守縣治以守爲戰通判林寬專一追勳逃賊以戰爲守及行都指揮馮勳選領南昌府衛軍快督兵截剿外牌仰饒州南康九江府掌印官知府張愈嚴王念等各行起集兵快身自督領於沿湖要害邀截迎擊仍督令餘干樂平都昌建昌湖口彭澤等縣掌印官領兵把截沿湖緊關隘路江口毋令此賊得以出境遠遁一面多差知因鄉導探賊向往互相傳報合勢粘蹤追勳一應機宜俱聽從宜區處各官務要竭力殫智殺賊立功以靖地方毋得畏縮因循輕忽疎略致賊滋漫軍法具存罪難輕貸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三月初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獲功陣亡等員役俱查照贛州事例獲賊首者賞銀十兩次賊首七兩從賊三兩老弱二兩奮勇對敵陣亡者十兩殺傷死者七兩五錢被傷者三兩其有軍民人等各於賊勢未敗之先自行帥衆擒獲送官者仍照出給告示賊首賞二十兩次賊首十兩從賊首五兩務查約實一例給賞毋

客小費致失大信。俱仰行南昌府。於本縣支剩軍餉銀內。公同賞功官照數支給。開數繳報查考。

復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三月二十四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據應天府呈開。江西九江等府原派船五十隻。裝運營建宮室物料。乞查處督發。奉批查處呈奪。議照江西南康南昌等府並無馬快船隻。雖有額造紅船。爲因宸濠謀反。被賊燒燬。往來使客及糧運。尙且無船裝送。疲困已極。委果無從區處。呈詳到院。爲照江西各府師旅饑饉。疲困已極。况兼本職氣昏多病。坐視民瘼。莫措一籌。前項船隻。果難措置。南京素稱富庶。今雖亦有供餽之煩。然得貴院撫緝有方。兼以長才區畫。何事不濟。且江西之疲弊。亦貴院所備知。嘗蒙軫念。爲之奏蠲租稅。江西之民。無不感激。獨此數十艘。迺不蒙爲一分處乎。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憫念疲殘之區。終始德惠。別爲處撙。裝運施行。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四月初九日）

據東鄉縣民陳和等連名訴。看得朝廷添設縣治。本圖以便地方。而順民情。但割小益。大安仁之民。既稱偏損。亦宜爲之處分。在官府自有通融裁制。各民惟宜聽順。果有未當。又可從容告理。而乃輒稱背抗。稔惡屢年。愈撫愈甚。不得已而有擒捕之舉。亦惟彰國法。禁頑梗。小懲大戒。期在安緝。撫定。非必殺爲快也。今各民既來投順。官府豈欲過求。但未審誠僞。恐因擒捕勢迫。暫來投順。以求延緩。亦未可知。仰按察司會同都市二司。將各情詞備加詳審。及查立縣始末緣由。其各都圖應否歸附某縣。各縣糧差應否作何區處。各民違抗逃叛之罪。應否作何理斷。通行議處呈奪。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四月十六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造冊清查之法既已詳悉備具。但人存政舉。使奉行不至。則革弊之法反爲流弊之源。仰布政司照議上緊施行。乃備行總理及各守巡官。同以此事爲固本安民之首。各至分地。臨督各該府州縣正官。且將別項職事牒委佐貳官分理。俱要專心致志。身親綜核。照式依期清量。查造務使積弊頓除。後患永絕。以蘇民困。中間但有不行盡心查理。止憑吏胥苟且了事者。卽行拏治。問發提調等官一體叅究。其各官分定地方。該司具名開報繳。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十六年）

仰抄案回縣。卽行知縣。願必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到縣。照依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催督縣丞沈廷用。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桅等法。興工修築。務將前船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永勢。以便施工。毋爲摧盪。虛費財力。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六月十五日）

照得本院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內。因寧王謀反。起兵征剿。具本奏聞。當差贛州衛舍人王鼎齋。奏却乃設計詐病。推託不前。顯有通賊情弊。及至擒獲逆賊。差齋緊關題本。赴京奏報。却又迂道私赴太監張忠處。捏軍中事情。幾至釀成大變。及將原領題本。通同邀截回還。所據本犯罪難輕貸。爲此牌仰本司卽將發去犯人王鼎。從公審問明白。依律議擬。具招呈詳。毋得輕縱未便。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六月十九日）

卷查先該本院督辦宸濠中途奉旨仍解回省。隨將前項賞功銀牌花紅綵段及糧餉等項牌差縣丞等官龍光等解發江西按察司查收貯庫。仍候本院明文施行。去後今照前項糧賞等銀已支未支清查。應該起解者未審曾否盡數解京。擬合查報爲此牌仰本司卽查原發糧賞等銀各計若干。要見於何年月日奉本院批呈或紙牌支取某項若干。給與某起官軍人等行糧或犒勞兵快應用。其應解金冊一十二付。上高新昌玉印二顆。銀盆六面及衣服等件。曾否盡數解京。中間有無遺漏等情。備查明白。具數回報。以憑查對稽考。毋得遲延未便。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七月二十八日）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撫都御史秦案驗候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時定計。自昔舉事須順人情。凡今立縣專爲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反爲異時起爭之本。今江西安仁東鄉各縣紛紜奏告。連年不息。卽今徵矣。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監追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衆不合。必欲各自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若干。湖廣於筓離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官員裁減若干。異時賦役兩地逃躲。若何區處。盜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異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終有。

不免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約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興工。一面備由開詳。以憑覆奏。毋再推延執拗。致有他虞。斷行叅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八月初九日）

先該本院看得江西兵荒之餘。重以洪水爲災。民窮財盡。正當體養撫息。各該衙門一應修理公廨工役。俱宜停止。已經案仰各司即將工役悉行停止。其勢不容己者。亦待秋成之後。民困稍蘇。方許以次呈奪。去後。近因本院出巡。訪得各該官員不思地方兵變水患。小民困苦已極。方求蠲賦稅。出內帑。欲賑而未。能輒復紛然修理。事屬故違。本當叅究。但傳聞未的。姑再查禁。爲此仰各抄案回司。即查前項工程。前此果否悉行停止。近來是否重復興工。具由呈報。以憑施行。毋得隱諱違錯不便。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九月十七日）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筭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罪及無辜。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叅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鈴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譁者訪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囂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悞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細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但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著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擗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

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零都縣建立社學牌（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得本院近於贛州府城設立社學鄉館教育民間子弟風俗餘漸移易牌仰零都縣掌印官卽於該縣起立社學選取民間俊秀子弟備用禮幣敦請學行之士延爲師長查照本院原定學規盡心教導務使人知禮讓戶習詩書不變偷薄之風以成醇厚之俗毋得違延忽視及虛文搪塞取咎。

